

當代
名人軼事大觀
子春記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當代名入軼大事觀提

名人之一舉一動。必非常人所可幾及。對己則有出類拔萃之才。能對人則有希奇古怪之事實。吾儕居千載之下。想及千載以上之名入。猶為之低徊不止。況當代之名入乎。其思想之奇特。識見之高超。言語之詼諧。動作之離奇。在在與人有特殊之關係。無論為政治家。為教育家。為實業家。為文學家。莫不有驚人奪目之軼事。可以長久之見聞。資人以談笑。而知何者宜法。何者宜革。何者可以對付家庭。何者可以對付社會。此本局所以有當代名入軼事大觀之輯也。是書搜羅各事。或係得諸編者之目覩。或係得諸友人之傳聞。積十餘年之心思。記載而成。絕非捕風捉影之談。可比。世人欲知當世之大豪傑。大英雄。大文家。大名士者。曷不以先觀為快乎。

MG
1246.1
23

當代名人軼事大觀目錄

- | | | | | | |
|-----|--------|------|------|------|------|
| (一) | 徐世昌之軼事 | (菊人) | 八黑頭目 | 一妻二妾 | 輕車減從 |
| | 百錢筵席 | | | | |
| (二) | 黎元洪之軼事 | (宋卿) | 養晦藏臺 | 避難使館 | 息影津門 |
| | 匿跡林下 | | | | |
| (三) | 孫文之軼事 | (逸仙) | 被誘受縛 | 賣花女郎 | 鐵道總裁 |
| | 化裝出亡 | | | | |
| (四) | 唐紹儀之軼事 | (少川) | 巧取商品 | 借貸比款 | 遠歸歌妓 |
| | 揮霍關餘 | | | | |
| (五) | 伍廷芳之軼事 | (秋庸) | 假充耳聾 | 提倡素食 | 發明鬼影 |
| | 勸作旁觀 | | | | |
| (六) | 段祺瑞之軼事 | (芝泉) | 飲酒悔過 | 鄙棄名士 | 擯斥女伶 |
| | 圍棋好勝 | | | | |
| (七) | 王士珍之軼事 | (聘野) | 蟄伏鄉里 | 諫止帝制 | 畫諾復辟 |
| | 拒絕魏獻 | | | | |
| (八) | 靳雲鵬之軼事 | (吳野) | 假醉捉盜 | 香裝與夫 | 面斥總理 |
| | 提壺暢飲 | | | | |

當代名人軼事大觀目錄



3 1772 1443 8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一

228544

(九) 熊希齡之軼事

敬事髮妻
信奉佛教
疑盜寶玩
糜費帑藏

十

(十) 陸徵祥之軼事

納取比婦
役使歐人
遺失文件
聯絡歐美

十一

(十一) 錢能訓之軼事

夜遇劍仙
大打冤子
舉槍自擊
阻力橫生

十二

(十二) 李經羲之軼事

嚇死試官
假喫烟灰
廣招故舊
購置園林

十三

(十三) 龔心湛之軼事

單騎出巡
長跪教子
終身懼內

十四

(十四) 曹汝霖之軼事

締婚異族
情人捉刀
唾面自乾

十五

(十五) 章宗祥之軼事

捉賊被欺
出錢買命
詐死逃生

十六

(十六) 陸宗輿之軼事

名妓助資
嬌妻濯足
國人罵像

十七

(十七) 王揖唐之軼事

倒執槍柄
投降讎敵
私通匪黨

十八

(十八)

許世英之軼事

(其八)

醋海興波

娼寮出醜

業師賺金

(十九)

田文烈之軼事

老僕呼名

部員奔喪

(二十)

周樹模之軼事

漆身高隱

閉目待人

(二十一)

孫寶琦之軼事

拳附親貴

取消獨立

(二十二)

汪大燮之軼事

懲罰劣僧

羞辱先人

(二十三)

梁士詒之軼事

交結奄宦

邂逅俠女

愚弄武人

(二十四)

葉恭綽之軼事

冒為人夫

禁止接客

誤釋竊賊

(二十五)

周自齊之軼事

笑人失儀

煮豚新法

(二十六)

朱啟鈞之軼事

得官秘術

縱女擇婿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九

六

名入轉得... 卷

(二十七) 王克敏之軼事 叔魯 內衙相見 西

(二十八) 陳錦濤之軼事 治遊救命 結怨奪職 伯蘭 西

(二十九) 孫洪伊之軼事 踰垣竊果 議場古戰 鴛鴦 五

(三十) 蔡元培之軼事 裸體讀書 紅樓索隱 辛如 五

(三十一) 梁啟超之軼事 老嫗信佛 小童愛酒 光時 五

(三十二) 王寵惠之軼事 狐仙作祟 大水無恙 季直 五

(三十三) 張謇之軼事 贈扇寵幸 作函道謝 靜生 五

(三十四) 范源濂之軼事 女鬼嚇人 豪客饋魚 仲三 五

(三十五) 曹錕之軼事 授意兵變 微服出遊 乘輿作戰 五

(三六) 張作霖之軼事

自縛請降

(雨亭)

草書虎字

春德女優

充

(三五) 李

純之軼事

解人困厄

(秀山)

待客優禮

奪鬼圈套

充

(三四) 王占元之軼事

冒雨巡街

(子春)

白話文告

充

(三三) 陳光遠之軼事

鬻妻買藥

對客假寐

充

(三二) 蔭鎮冰之軼事

欺誦愛子

屏棄僕從

充

(三一) 張懷之之軼事

計殺伶人

(子志)

鞭責屬官

充

(三十) 姜桂題之軼事

小兵揮拳

(漢卿)

市中袒腹

充

(廿九) 岑春煊之軼事

割鬚潛逃

(堯階)

聞炮獨酌

充

(廿八) 陸榮廷之軼事

出身綠林

(幹卿)

優禮民黨

充

(四五) 唐繼堯之軼事

密籌餉精

(愛廉) 預知天雨

(四六) 李烈鈞之軼事

冶遊納妾

(奕和) 獨居遇刺

(四七) 尹昌衡之軼事

寵納蠻女

(太昭) 威伏鴛婦

(四八) 龍濟光之軼事

草菅人命

(紫宸) 縱容兵士 私販烟土

(四九) 張勳之軼事

典質敵裘

(少軒) 隨挾色衣 寵擅專房

(五〇) 倪嗣冲之軼事

冠帶被囚

(丹宸) 入水求珠

(五一) 盧永祥之軼事

憲兵示威

(子嘉) 公子受辱

(五二) 李厚基之軼事

哭送姬妾

厚卹兵士

(五三) 張敬堯之軼事

利誘貞婦

怒罵劣弟

(五十四) 吳光新之軼事

計逐猴羣

暢吸鴉片

天

(五十五) 劉冠雄之軼事

購屋償願

責人軟心

天

(五十六) 于右任之軼事

賞識名妓

勸導鄉農

天

(五十七) 吳佩孚之軼事

號呼異人

不愧儒將

天

(五十八) 屈映光之軼事

素不喫飯

誤寫別字

卑

(五十九) 張元奇之軼事

嫁女決裂

納妾隱瞞

卑

(六十) 饒漢祥之軼事

調查鴉片

認誤竊賊

卑

(六十一) 汪瑞閩之軼事

納妓為室

惜玉憐香

卑

(六十二) 張鎮芳之軼事

倡和新詩

攜帶烟泡

卑

(奎) 鈕傳善之軼事

折功壽星

(元伯) 終身侍郎

四三

(奎四) 朱家寶之軼事

斯文變相

(經田) 父喪不奔

四三

(奎五) 孫毓筠之軼事

納寵洩怨

(少侯) 借佛斂錢

四三

(奎六) 楊度之軼事

裝份僕人

(智子) 妄置文士

四四

(奎七) 嚴復之軼事

席地吸烟

(義道) 奮筆書名

四五

(奎八) 馬良之軼事

威逼辭職

(相伯) 受制僕役

語涉談諧

四五

(奎九) 棋增祥之軼事

夢中驚艷

(奚山) 好色避難

品題優伶

四六

(奎十) 易順鼎之軼事

驚倒座客

(寶甫) 見絕歌妓

代理局長

四六

(奎十一) 章炳麟之軼事

精通佛學

(太夫) 軟禁都門

勸悼愛女

四七

(辛三) 康有為之軼事

惡夢不祥

(長素) 虬仙隱語

寺僧閉門

(辛三) 唐文治之軼事

購宅錫山

(蔚芝) 退居澆瀆

史

(辛四) 沈曾植之軼事

溺壺泡茶

(子培) 虬壇作弊

史

(辛五) 鄭孝胥之軼事

傾倒文士

(蘇莪) 賞識女優

辛

(辛六) 陳衍之軼事

剝臂療病

(石遺) 墜水遇救

辛

(辛七) 林紓之軼事

舊機貯米

(琴西) 暮夜卻金

辛

(辛八) 李瑞清之軼事

兩續妻妹

(梅盒) 一圓食會

辛

(辛九) 吳昌碩之軼事

屬員受欺

(俊卿) 和高蒙垢

辛

(辛十) 何維樸之軼事

晉謁上司

(詩孫) 鑒別古畫

辛

名人轍事方觀

當代名人 軼事大觀

【二】徐世昌之軼事

『百錢筵席』世昌字菊人。天津人。及貴。人以郡望稱之曰徐東海。年弱冠。奔走於大河南北。為郡守及縣令之記室。月俸不過十金而已。朋輩譙集。座必有東海。以其和洽而近人情。且饒有詩才。故當世賢士大夫。咸樂與之遊。東海素重交際。凡朋輩邀之赴讌者。越數日。必自辦筵席答之。然嘗於資。如欲答以山珍海味之盛席。則一月所入不足供一餐之費。於是別出心裁。親往市肆。購花生豆腐乾等食品。共二三十種。或二三文一種者。或四五文一種者。當時物價較此時賤。如花生四裝成碟子十六隻。大碗十隻。合計所費。僅得大錢百文。而味皆可口。客至。知東海之窘狀。莫敢議其菲薄也。迨下次答席。食品雖依舊如是。花樣却全然不同。人是以無不嘖嘖稱賞云。

『八黑頭目』清光緒中葉。廷臣主文事者。為吳縣潘祖蔭。常熟翁同龢。之二人者。皆尚淹博。好金石。時編檢有八紅八黑之目。東海官編修。平素不喜習考據之學。以是不得二人歡。久之。不獲一差。八黑之中。遂奉之為頭目。一日。為潘生辰。羣僚往賀。



者。戶限為穿。及入席。席次以官職而定。每一班中。派招待員二人。招待編檢一班者。其一為藩之門生。即八紅中之一也。當招東海入席時。得意揚揚。且加以調侃之詞。曰。今日當請黑頭將軍上座。同輩聞之。咸為東海抱不平。東海則神色自如。若無所介於其心。迨袁項城用事。首薦東海之賢。於是不數年間。由編修而躋尚書。立授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蒞任之日。適調侃東海之某君。改捐道班。需次奉天。而為某局總辦矣。進謁時。汗流浹背。頗不自安。東海笑慰之曰。吾乃黑頭將軍。非鐵面御史。爾其勤爾職。司毋妄生疑懼也。至是某君之心始安。尤歎東海之度量為不可及。

『妻二妾』東海少時。與袁項城結為兄弟交。見項城多置姬妾。縱慾無度。恒微誠之。故雖年近古稀。膝下無嗣。而不以為憂。初僅一妻一妾。後因親友之勸。再納一妾。然除公事之外。與妻妾相對。祇知吟風弄月。以遣良宵。絕不及床第間之私事也。其夫人及二姬。亦皆賢而有禮。閨房之內。從未聞勃谿之聲。猶憶民國初年。客有自中州來者。言過輝縣。見邑內有購田地而建築厦屋者。內有園林花木之勝。其主人及主婦。終日在外監工。竹頭木屑。絲毫。不使有廢棄。而主人之二姬。則在內烹茶煮飯。以餉工匠。故工匠咸勤於從事。不肯損傷其材木。落成之日。主人厚賞各工匠。各工匠無不歡欣鼓舞。而祝此屋之地久天長也。主人亦神氣安閒。率夫人與二姬。登山釣水。怡然自得。詢之當地父老。始知主人即清太保徐東海。而夫人與二姬。乃其

一妻二妾也。

『輕車減從』民國肇建而後。京師各部長官。車騎之顯赫。僕從之衆多。為從來所未有。或乘汽車。或乘馬車。而左右護從之馬隊。不下數十人。夾道而馳。望塵莫及。甚或僭用前代天子之制。朱輪燦爛。以為炫耀計。而不知君主已廢。即事事摹仿帝王制度。亦無足為奇。甲寅初夏。東海承項城之招。入為國務卿。輕車減從。時著者亦服務京師。見東海出入公府。坐橡皮人力車一輛。兩旁護從者僅二人。身穿便服。夾車而疾馳。在不知者見之。不知其為國務卿也。著者初以為偶爾如此。或往公府如此。後見其無所往而不如。始知東海欲實行平民政治。且以挽回當代之惡習。故先於此小者發其端。特其車夫與僕從。行步之速。世所罕見。是真難能而可貴者也。

三 黎元洪之軼事

『匿跡床下』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故人皆稱之曰黎黃陂。當辛亥起義時。第八鎮統制張彪。與湖廣總督瑞澂偕逃。衆議舉黃陂為都督。詎黃陂謙不敢當。且以屬官皆驕橫不可制。故聞風避去。匿跡家中。及軍官孫武張振武輩。登門勸駕。黃陂囑閉門不納。衆人一闕而入。四處搜尋。卒乃得之於牀下。黃陂初猶堅不肯出。衆人逼以手槍。其夫入黎本危。見狀大驚。乃勸黃陂曰。吾輩苦滿族之專制也久矣。當此

天與人歸之時。正可為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何猶豫不決乎。衆人聞夫人言。三呼萬歲。即日推黃陂為鄂軍都督。然黃陂極謹厚。雖出而任事。而大權仍握於孫張之手。迨南北統一。以副總統領湖北軍事。兼參謀總長。威名始稍稍震矣。然一念牀下之時。未嘗不汗流浹背也。

『養晦瀛臺』黃陂以副總統之重望。坐鎮江漢。深得民心。段祺瑞言於項城曰。黃陂在外。恐有後患。不如托故召之入京。項城允之。即以祺瑞代領湖北軍事。黃陂抵京後。歎譙無虛日。欲以羈縻之一夕。酒半酣。項城謂黃陂曰。君行將歸楚。得勿勞我懷想乎。黃陂知項城此言。所以試其有歸念否。歸則將不利於己。故謾應曰。願留京項城喜。立命掃除三海中之瀛臺。即西太后處為副總統府第。並接眷屬。安置於其中。黃陂胆量素小。今見項城如此優待。明明不欲其出外也。乃養晦待時。日與女公子輩同坐。請西人某女士教授英文。暇則養花種竹。以為樂。有時與夫人圍棋室中。有時與公子釣魚海濱。幾如置身桃源。不復知有塵世間事。項城使人覘之。得其實。笑曰。吾固知宋卿無遠大志也。何芝泉之多慮哉。於是監視黃陂之心稍懈。而為之築邸第於公府之外。苟黃陂當日不善養晦。則瀛臺之中。難免不演流血之慘劇。豈復有攝行大總統之事乎。

『避難使館』張勳復辟之謀已著。遣使勸黃陂朝謁。黃陂不從。乃脅之以兵。勒獻

符印。黃陂驚惶失措。莫展一籌。謂夫人曰。今日之事。皆為夫人所害。倘使起義之時。夫人不以勉強任大事相勗。則余決無正副總統之望。不為正副總統。則人亦必不相迫。今者國體久定。余為萬民所瞻仰。豈能首鼠兩端。而又稱臣往謁哉。禍在肩睫。逃避無從。祇得與夫人輩作來世之會也。言畢。執公子與女公子之手。大哭不已。旁人見其哭泣之哀。無不淚下沾襟。其夫人曰。是豈大丈夫之所為乎。為今之計。惟有托庇於外人宇下。靜觀大勢所趨。再定作事方針。黃陂泣曰。此計余非不知。奈公府之外。已被張勳之兵包圍。縱有衝天之力。其如不能越雷池一步何。夫人曰。是不難。遂通電話於某國顧問。邀其入府商議。須臾。某國顧問至。黃陂乃與之同乘汽車。而往避於某國使館。

『息影津門』黃陂當復辟之後。以符印賚送河間。誓不再入宦海。預聞國事。乃挈其眷屬八等。移居天津之新廬。杜門不出。息影林泉。日習學黨大字。聊以消遣。非至交者不得登其門。如與之談及時事。則掩耳而走。一日。有某中將。奉元首之命。往與商議要事。某中將與黃陂為莫逆交。肺腑相見。無話不談。初則細問別後之情形。繼則縱談家中之狀況。終則提及現在之使命。黃陂聞及末後之言。不作一語。退入書室。而自往練習大字。某中將靜候良久。不見黃陂出外。詢諸左右之人。僉曰。在其書室中習字也。某中將以為黃陂作書答覆。不介其意。及候至日暮。仍不見黃陂出。再

詢左右之人。則曰已睡矣。至是某中將始大惑不解。自思平素交情極厚。即有開罪之處。亦不致如是之見拒。何今日有此意外之待遇乎。乃詢左右以黃陂身體安否。左右曰安甚。某中將俯首默思。進退兩難。如欲得要領而回。則黃陂已睡。如不得要領而回。則何以覆命。左右之人見某中將躊躇狀。轉詢頃間所談何事。某中將乃告以自初至終之談論。其左右曰毋怪主公之不出也。主公厭聞國事久矣。如因此而來見者。則均以閉門羹待之。先生毋虛擲光陰。即以此意歸報可也。某中將乃謝其左右之人。後此再來會黃陂。不敢一語及國事。而交情之厚。終始未減損也。

〔三〕 孫文之軼事

『化裝出亡』文為廣東之香山人。字逸仙。為吾國革命巨子。當清代光緒中葉。嘗上書政府。極言變法之可以強國。不報。乃與同志數十人。組織新中會。力謀革命。時吾國政府諸公。智識闇昧。不知革命為何事。立下逮捕之令。文以不能安居國中。乃避難於英之倫敦。出亡之時。化裝作僕役狀。自往室中提取行李。其母以文不在家。不之許。文乃私慰曰。可以逃法網矣。蓋其時捕役密布。懸像購拿。而化裝之學。知者寥寥。文以為親生之母。尚不能窺破其廬山真面。則他人可知矣。故私心竊喜。附於母之耳而告之。故其母疑信參半。細察文之面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亦並不拜

辭。有負行李。而逍遙海外矣。

『被誘受縛』文既逃往倫敦。改新中會為同盟會。入會之人。日盛一日。潛回國中。謀革命者。時有所聞。清廷購之急。授密旨於使臣龔照瑗。照瑗曰。此非可以力致也。乃佯與同盟會中人聯絡。閱三五日。輒邀會中人燕飲。狀極親熱。久之。照瑗語某君曰。我欲一晤逸仙。未識彼其許我否。某君曰。此易事耳。如君有此誠意。某願為君作介紹人。照瑗曰。感君盛德。某君即以之告文。文素知照瑗與會中人往來之情形。諒其必無惡意。乃托某君致辭照瑗。訂期相會。照瑗曰。即在使館可乎。外間恐格物議。某君曰。可。屆期。照瑗暗囑衛士四人。伏館外。聞舉箸聲。則入而縛之。文不知有計。自與某君往訪照瑗。照瑗倒屣出迎。極恨相見之晚。文亦答以感謝之辭。三人意氣相投。照瑗即留文與某君聚餐。方將舉箸。忽遺箸於地。聲聞於外。四衛士即以巨索。入縛二人。二人不知所措。遂被縛。是晚同盟會中。因有要事開議。獨不見文與某君。轉輒詢問。始知赴照瑗之約。即派人往使館探訪。盡得照瑗之陰謀。會中人乃先議救。援二人之策。及明日。賴英外務大臣之力。而文與某君。遂得回復其自由也。

『賣花女郎』

文居日本時。春秋佳日。恒獨步品茗於某公園。園之附近。有賣花女郎居焉。文由寓至園。必過女郎之居。女郎則必待文過。然後携籃至園中。就文座而貽以鮮花。如是者數月矣。文固富於風情。察知女郎之意。乃望門投止。登其堂。僅女

郎與一老嫗而已。嫗為女郎之母。自言其夫為陸軍少佐。日俄之役。師發遼東。中道陣亡。戰事既終。政府於殉難將士。雖有撫卹。然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故令女郎作賣花生。涯云云。文既憐其貧。又自傷匿跡異國。不能無風塵紅拂之感。於是鸚鵡鏢。誓訂白頭。迨光復而後。文歸國。就臨時大總統任。日理萬機。不復憶及當年女郎。嗣後曾一度電詢。杳無所得。或云嫗已老死。而女郎則削髮披緇。遁入空門矣。

『鐵道總裁』當辛亥起義之後。南北議和。文允讓位項城。已專從事於實業。實則此為掩人耳目之詞。不過欲得多金而已。故遊京師之日。即大言炎炎。謂將大借外債。練兵五百萬。築鐵路二十萬里。項城欲籠絡之。任命為全國鐵道總裁。文既得萬金之月俸。夙願已償。然舊日同盟會中之人。抱奢願而未償者。不知凡幾。未幾宋教仁被害。文初欲保全其鐵道總裁。故不主以武力從事。無如黃興李烈鈞輩。已相繼起兵。乃不得不樹討袁之幟。事敗。乃逃往日本。

【四】唐紹儀之軼事

『揮霍關餘』紹儀字少川。粵東香山縣籍。初從袁項城充朝鮮鑄譯官。屢保至道員。授津海關道。津關為吾國著名優缺。關餘之豐。莫能與敵。紹儀揮霍性成。時有告匱之憂。每出遊歸。則後車累累。皆東西洋之舶來品。嘗至烏利文洋行。購置房中陳

設之物。一次所費。約計二十萬金。自是該行聞紹儀至。無不承迎恐後。一日。偕其如夫人及女公子往。如夫人購自鳴鐘一座。中藏古戲十二齣。每一小時。演一齣。人物自能出入。鐺鼓絲竹之聲。無不中節。及一戲畢。則鐘鳴幾下。按時報數。不爽累黍。價值萬二千金。女公子購玩物一具。名為百鳥朝王。各種翎毛。無不畢備。面外而集於架上者。為鳳凰一頭。其餘諸鳥。以次面內而集。飛出之時。必鳴三聲。其聲酷肖真者。百鳥齊集。鳳凰始放聲一鳴。倏忽之間。全然不見。頃之。仍為前狀。此物價亦五千金。紹儀豪縱自喜。不稍吝惜。類此之事。不可枚舉。故闕餘雖豐。終不能填其慾壑也。

『巧取商品』紹儀任奉天巡撫時。為其女公子于歸某氏。粧奩豐盛。炫耀一時。凡女公子所欲者。無不委曲求全以從之。時奉天商品陳列所中。陳列各物。均屬非賣品。為商家出以供人觀覽者。女公子於于歸之前數日。隨紹儀往遊。見有花瓶一對。粉鏡一具。式樣既玲瓏。花紋又精巧。皆為目所未見之物。女公子意必得之。回家後。甚至廢寢忘食。慊慊成病。遂請名醫診治。皆束手無策。問醫者究為何病。均不能答。獨某醫對曰。是為相思病。此言一出。紹儀家中人。無不欲飽某醫以老拳。謂女公子品行端正。值茲吉期將屆。豈可為爾誣讒。某醫曰。請諸君少安毋躁。待某將病原說明。或能有為力之人。夫相思病者。不獨於人為然。即於物亦未嘗不然。女公子之心。必見有心愛之物。未如其願。故朝夕思念而成。此病症。實則是為單思病。但從古

以來無單相思病之名稱。故祇得仍呼之曰相思病。諸君如不信。可往問諸女公子。其家中人。陡憶女公子之病。自遶商品陳列所而走。逆料女公子必有心愛之物。知所中皆為非賣品。不可以錢購者。故慷慨而病也。乃使其妹往詢之。謂無論何物。以巡撫之勢力。無不可以致之。女公子始以實告。紹儀使人往告所中之執事。願暫借一觀。執事不敢有違。取而與之。不知其竟久假而不歸也。女公子之病。遂霍然而愈。

『借貸比款』辛亥事起。紹儀承項城之旨。南下議和。當時民黨意中。僅欲博得巨大之金錢。紹儀乃與之交換條件。以總統讓項城。而借比款以資民黨。此事初極秘密。人無知者。後因北方之政客軍人。攻擊孫黃。往往牽連比款。詞及紹儀。於是民黨如章炳麟等。亦詆紹儀為買辦人才。不足以當國。紹儀受兩方之詬辱。知不可以一日居。乃棄其總理之位置。乘夜遁去。歸滬後。置國事於不問。集資起某某公司。識者謂紹儀素好揮霍。仕清無餘資。今能執公司之牛耳者。大都與比款有關。實則比款之用度。皆受項城之指使。不可以捕風捉影之詞。而專罪紹儀也。

『遣歸歌妓』紹儀遶東之日。寓居旅邸。因所謀未遂。鬱鬱無聊。一夕忽有婉轉歌聲。據其耳鼓。靜聽之下。悱惻動人。詢諸寓中僕役。此聲何自而來。僕役曰。此為某歌妓所唱之曲聲也。乃命招致之。至則依垂粉頸。面有戚容。詢其家世。答曰。僕亦中華人也。吾父在日。逐什一之利。販貨來此。頗年所入頗豐。某歲挈吾母及僕。同來遊玩。

不意是歲所販某貨。以受時局影響。價值一落千丈。將連年所獲者。盡行賠出。尚不足補其虧耗。吾父因債負關係。從此遂改入日籍。然以經此大創之故。未幾即抱病而歿。吾母與僕。舉目無親。何從得此殯殮之資。不得已將僕賣入某妓館。以所得身價。殯殮吾父。孰知天之厄僕。尚不止此乎。又未幾。吾母亦歿。僕於是長為伶仃孤苦之人矣。言下。嗚咽不已。結儀聆知妓為同國之人。不欲留污點於外邦。乃出資為之脫籍。而遣之。迺返故國。妓稱謝再三。含淚而別。

【五】 伍廷芳之軼事

『勸作旁觀』 廷芳。字扶庸。與紹儀為同鄉。弱歲留學美國。受法學博士。歸為律師於香港。時李鴻章督直。高談洋務。左右僚屬。如周馥。盛宣懷輩。茫然不達外情。乃招廷芳至北洋。司交涉。屢保至道員。適甲午戰。蒙方開。鴻章問廷芳以如何對付。廷芳曰。日俄兩國。勢均力敵。如日人欲據朝鮮。俄國必不肯安然無事。雀蚌相爭。漁翁得利。吾第袖手旁觀。俟兩國戰疲而後。乃收漁人之利。此真吾國之絕好機會。毋務復而自擾也。鴻章從其言。不修軍備。及朝鮮已入日人之手。政府始議與日交涉。以疲羸之士卒。陳腐之軍械。輕與戰鬪。遂致一敗塗地。議者於是均歸咎於作戰之非計。而不知鴻章之不修戰備。皆廷芳一言為之也。

『假充耳聾』清光緒末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黨人吳樾投以炸彈。聲震遠近。廷芳耳為之聾。與之語。必附耳而後可聽。然人有謂其作偽者。云嘗見廷芳於私第。家人笑語。十步之外。聞之極為清晰。及外人與語。則前後判若兩人。因以為問。廷芳曰。黨人欲謀害之。清臣不知凡幾。吾之聞炸彈而假充耳聾者。所以表示吾之無能也。如是則黨人不留意於吾。吾乃得保全其性命。其人聞言。默然而退。

『提倡素食』廷芳現年已逾花甲。據云攝生之術。可活至二百歲以上。人有叩其術者。則以茹素對。其為人也。固為和易之長者。然言語支離。頗多不經之談。嘗勸人茹素曰。人食肉故力薄。牛馬食草。故力強。譏之者曰。然則虎豹食人。何以其力更強。廷芳亦無以難也。

『發明鬼影』照相之術。至今日而益奇。自前年廷芳發明鬼影之後。各處照像館中。照出鬼影者。時有所聞。據廷芳發明之始。云在某處照相館。見有照片一紙。當照相之時。僅有二人。及至晒出。則見有四人矣。但餘兩人之面目。模糊難辨。不能識其為誰。館中人驚駭莫名。廷芳曰。此乃鬼影也。人為鬼。其形狀不可復見。而魂靈則依然存在。隨風飄蕩。適至照相人之旁。故亦攝入鏡中。館中人初不之信。廷芳曰。是可立驗也。携照像機至乩壇中。俟人扶乩已畢。即照正乩壇上。作照相狀。必有模糊不可辨之鬼影。試之果然。於是照鬼影之術始著。

【六】段棋瑞之軼事

「圍棋好勝」棋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人又稱之曰段合肥。生平無所嗜。所嗜者奕耳。技猶不逮其子。而好勝之心甚切。無論在官在家。一日之間。必圍棋一二局。但可勝而不可負。負則必藉他事以詈其家人。人有知之者。輒弗盡其技。勝則意氣和平。所求無不遂。久之。人乃以奕為進身之階。如欲得一差一缺者。不必以金錢為運動。須請著名之國手與棋瑞奕。及棋瑞局勢危迫。四面受困之時。故意畧鬆一著。使得轉負為勝。於是棋瑞乃大樂。一局既終。乘間進言。無有不肯肯者。聞有某督起身行伍。亦能奕。技出棋瑞上。初與棋瑞奕。某輒勝。瀕年不得一升遷。後有人告以故。某乃屢博屢負。棋瑞大快曰。何爾技之日退乎。某曰。心無二用。為境况所迫耳。於是棋瑞即擢為營長。而奕如故。未幾由營長而團長。而旅長。而師長。遂至開府某省。每棋瑞勝一局。則某必升一級。此真絕妙之運動術也。

「飲酒悔過」直皖戰事既終。安福部十大禍魁。畏罪逃匿。獨棋瑞閉門悔過。安居家中。及曹張二人奉元首之命。進京會議要政。棋瑞乃辦上等燕席。請二人在邸中宴會。並遣雲鵬作陪。二人入門時。棋瑞降階而迎。表明此次輕開戰釁。皆誤聽樹錚等所致。入席後。力陳悔過之詞。並執雲鵬之手而泣曰。悔不聽老弟之言。致有今日。

『假充耳聾』清光緒末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黨人吳樾投以炸彈。聲震遠近。廷芳耳為之聾。與之語。必附耳而後可聽。然人有謂其作偽者。云嘗見廷芳於私第。家人笑語。十步之外。聞之極為清晰。及外人與語。則前後判若兩人。因以為問。廷芳曰。黨人欲謀害之清臣。不知凡幾。吾之聞炸彈而假充耳聾者。所以表示吾之無能也。如是則黨人不留意於吾。吾乃得保全其性命。其人聞言。默然而退。

『提倡素食』廷芳現年已逾花甲。據云攝生之術。可活至二百歲以上。人有叩其術者。則以茹素對。其為人也。固為和易之長者。然言語支離。頗多不經之談。嘗勸人茹素曰。人食肉故力薄。牛馬食草。故力強。譏之者曰。然則虎豹食人。何以其力更強。廷芳亦無以難也。

『發明鬼影』照相之術。至今日而益奇。自前年廷芳發明鬼影之後。各處照像館中。照出鬼影者。時有所聞。據廷芳發明之始。云在某處照相館。見有照片一紙。當照相之時。僅有二人。及至晒出。則見有四人矣。但餘兩人之面目。模糊難辨。不能識其為誰。館中人驚駭莫名。廷芳曰。此乃鬼影也。人為鬼。其形狀不可復見。而魂靈則依然存在。隨風飄蕩。適至照相人之旁。故亦攝入鏡中。館中人初不之信。廷芳曰。是可立驗也。携照像機。至此壇中。俟人扶杖已畢。即照正。此壇上。作照相狀。必有模糊不可辨之鬼影。試之果然。於是照鬼影之術始著。

【六】段祺瑞之軼事

『圍棋好勝』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人又稱之曰段合肥。生平無所嗜。所嗜者奕耳。技猶不逮其子。而好勝之心甚切。無論在官在家。一日之間。必圍棋一二局。但可勝而不可負。負則必藉他事以詈其家人。人有知之者。輒弗盡其技。勝則意氣和平。所求無不遂。久之。人乃以奕為進身之階。如欲得一差一缺者。不必以金錢為運動。須請著名之國手與祺瑞奕。及祺瑞局勢危迫。四面受困之時。故意畧鬆一著。使得轉負為勝。於是祺瑞乃大樂。一局既終。乘間進言。無有不首肯者。聞有某督起身行伍。亦能奕。技出祺瑞上。初與祺瑞奕。某輒勝。瀕年不得一升遷。後有人告以故。某乃屢博屢負。祺瑞大快曰。何爾技之日退乎。某曰。心無二用。為境况所迫耳。於是祺瑞即擢為營長。而奕如故。未幾由營長而團長。而旅長。而師長。遂至開府某省。每祺瑞勝一局。則某必升一級。此真絕妙之運動術也。

『飲酒梅過』直皖戰事既終。安福部十大禍魁畏罪逃匿。獨祺瑞閉門悔過。安居家中。及曹張二人奉元首之命。進京會議要政。祺瑞乃辨上等燕席。請二人在邸中宴會。並邀雲鵬作陪。二人入門時。祺瑞降階而迎。表明此次輕開戰釁。皆誤聽樹錚等所致。入席後。力陳悔過之詞。並執雲鵬之手而泣曰。悔不聽老弟之言。致有今日。

之失。敗言次。狀甚悲憤。時其長公子在旁。私語雲鵬曰。日前家父因悔恨過失。無顏見人。擬一死以謝天下。私將所携手槍。彈擊自己腰部。幸未中要害。家人聞信尚早。亟前奪去手槍。未遭意外之變。今日之會。並無他故。實欲對諸君痛陳前愆。聽候懲罰也。雲鵬聞之。亦為之大哭不已。是日。席間無一語及國事。曹張二人見祺瑞鬱鬱寡歡。故未及終席而散。

『郵棄名士』 祺瑞暢曉軍事。文學則非其所長。任江北提督時。於署旁築一園。既落成。自擬長聯一副。中有好一派肅殺景象之句。其人之剛強可知。年來從政之暇。亦嘗學習文字。然旋作旋輟。視為畏途也。而於諸名士則鄙棄不屑道。謂若輩皆無行。自命清流。考其實際。毫無用處。故如樊樊山易哭庵輩。祺瑞皆不屑交接也。當袁項城時代。王湘綺為國史館長。一日。祺瑞過之於席間。湘綺盛稱樊山之賢。不愧為當今名士。祺瑞不平曰。清之天下。皆誤於名士之手。如名士而可以治天下者。則講武備為多事矣。湘綺默然。諸人皆不歡而散。

『擯斥女伶』 民國以來。武人中接近優伶者。數見不鮮。如張勳倪嗣冲輩。皆以樊掖名伶為得意事。而於女伶為尤甚。祺瑞則不然。每觀譚鑫培陳德霖等演戲。雖亦擊節嘆賞。獨於女伶則擯斥惟恐不及。某歲春暮。梁任公為父祝壽。設宴於湖廣會館。特聘男女名伶演戲三日。京中政客武人之往賀者。座為之滿。及解靈芝出場。座中

叫好之聲。不絕於耳。棋瑞忿然曰。此輩妖狐。值得如此叫好。試問諸君人格安在。遂拂袖而去。任公知棋瑞之性。無可挽回。代向座客賠罪。並邀至別室休憩。自是各部員司。無不安分斂迹。對於所捧之女伶。不敢更置一詞。其風厲可見一斑矣。

【七】 王士珍之軼事

『拒絕餽獻』 士珍。字聘卿。直隸正定人。在官之日。砥礪廉隅。屬官餽獻。一切拒絕。風聲所播。上下肅然。聞其任江北提督時。有某觀察欲得一位置。乃運動其左右。以千金為壽。士珍知之。立將受賄之某君。打軍棍一百。且懸示於署門曰。後有受賄之人。即以此為先例。凡受賄十元。即打軍棍一下。某君為提督文案。平素與士珍極相得。經此重責。無顏復留。連夜襪被而歸。士珍於其歸後。時時致書存問。且周其貧困。語人曰。當日之責罰者。國家之法律也。今日之存問者。私人之交誼也。吾不敢以私誼廢國法。某君聞士珍言。絕無怨意。迨後士珍為民國總理。仍邀某君辦理公牘。至是某君亦束身自好。不敢作非分想矣。

『蟄伏鄉里』 清季光宣之間。士珍與段祺瑞並重於世。有王龍段虎之稱。實則世珍才識縝密。迥非祺瑞可及。任江北提督未久。適丁母喪。見時事日非。時袁項城隱居滬上。世珍屢與之通音問。隱以福國利民為己任。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時機

未至。斷不肯輕易出山。書為某統領所得。某統領者。良弼心腹也。為邀功計。誣士珍以謀叛。云其鈎通匪黨。私購軍械。並以此書為證。良弼怒。訴之奕劻。奕劻以書中詞連項城置之不問。然而士珍因是。終清之世。不敢復出。

『諫止帝制』士珍與祺瑞。皆為項城夾袋中人物。故自清代以迄民國。項城極倚重之。帝制將興。祺瑞與暗中極力反對。項城長子克定深嫉之。乃與袁乃寬謀力排祺瑞。堅斬士珍出。以代長陸軍。往返十餘次。始應命而起。然亦深不以帝制為然。至京之日。即進謁項城。力言稱帝之非計。返覆諫勸。繼以涕泣。項城聞其言。未嘗不動於中。徒以克定之挾制。左右之慫恿。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士珍因諫不聽。仍乞歸。臨行。大罵克定曰。吾與爾父數十年交誼。不忍見其及身而亡。故勉此一行。今為爾輩所惑。喪渠一世英名。爾真不孝之尤者也。克定雖老羞成怒。然亦無如之何。

『畫諾復辟』張勳忠於故君。欲謀復辟。事前與諸武人秘密商議。均已妥洽。乃就商諸士珍。見面時。張勳伏地不起。叩頭如搗蒜。士珍不解其意。扶之起曰。君有何言。不妨起立細談。勳曰。今日之事。全懸於君之手中。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倘允助我一臂之力。勳方敢起立。否則寧死於君之足下也。士珍曰。事有大小。有能勝與不能勝。君所言者。未知弟能勝任否耶。勳放聲大哭曰。人誰不知忠君愛國。溯自國體改變以來。全國無安甯之日。默察人心。無不有故君之思。今者項城已逝。君為北洋領袖。

將士無不推戴。得君一言。則事可立成。深願不忘故君之恩。與勳共圖大事。感德無涯矣。士珍惻然憫之。扶勳上座。畫諾於名次之下。及勳敗。頗不自安。仍返其故里焉。

【八】靳雲鵬之軼事

『提壺暢飲』雲鵬。字翼青。山東人。清季從袁項城治軍北洋。及李經羲督雲貴。調滇差遣。授軍事參議官。在官之日。好飲。飲輒醉。凡遇官署讌會。或同僚招飲。與之所至。雲鵬必提壺暢飲。人無能及者。一日。席間遇一虬髯客。主人謂雲鵬曰。素知君好杯中物。今特請一洪量者。陪君暢飲如何。言次。雲鵬狀甚快慰。虬髯客則意頗不安。主人命置兩巨觥於二人之前。將舉杯。主人又命多備佳肴。虬髯客曰。無須也。於是二人對飲。他客則作壁上觀。主人以籌記之。但見虬髯客一飲一觥。至五十巨觥。從未佐以下酒之菜。神色依然。而雲鵬則玉山頽矣。及明日。虬髯客不知所之。自是雲鵬不敢復言飲。

『假醉捉盜』雲鵬在滇時。省中有大盜李三者。諱名李鐵頭。作惡多端。神通廣大。故雖白晝出入。諸大吏莫能誰何。雲鵬佯置不問。時或遇之於途。則執禮甚恭。若不知其為大盜也者。一夕。赴宴歸。從一卒一僕。假裝醉容。命僕往叩其門。李三命家人問何事。僕曰。吾主某某。因中途醉倒。擬借膏處。休息片刻。李三聞為雲鵬。亟出迎。雲

鵬徑前手繫之。命僕與卒牽其頸而回。至署。即下諸獄。入獄後。李三告其家人曰。吾少時遇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語我四句云。致雨有術。萬里速遊。斧斤在手。革去爾頭。未知作何解。爾輩為我請通人詳解之。時某獄吏在旁。聞之曰。汝命已盡矣。昨日捉汝之長官。非靳其姓而雲鵬其名乎。雲鵬致雨。第一句明明為雲字。萬里鵬程。第二句明明為鵬字。靳字拆開。一半為斤。一半為革。與第三四兩句正相合。汝豈有活命之望乎。未幾。果置諸法。

『喬裝與夫』辛亥九月。蔡鈞起義於雲南。李經羲易服潛逃。督署為革黨佔據。監視署內人員甚嚴。雲鵬因商諸與夫。願借衣服一套。以便喬裝而出。與夫知雲鵬平日酷好賭。所贏皆現金。萬難携去。且事僅數日。亦斷無用去之理。乃叩雲鵬以金之所在。雲鵬曰。盡在余臥室之鐵櫃中。爾可往取。則盡付於爾。遂以鐵櫃上鑰匙授之。與夫大喜。乃將身上新製之號衣號帽。與夫衣帽之上。有記號可辨別。故稱曰號衣號帽。脫付雲鵬。雲鵬致裝已畢。逃至車站。有某警官與之偕行。中途為人識破。將押雲鵬下車。為某警官擊斃。乃得出險。

『面斥總理』雲鵬與徐樹錚。雖同為段派之心腹。然雲鵬遇事和平。不若樹錚之倚勢橫行也。自安福部成立。段派中乃漸露携貳之象。時龔心湛以財政總長兼總理。與樹錚朋比為奸。雲鵬不直若輩所為。時時與心湛齟齬。某日。閣議席上。議加西

北邊防經費。雲鵬知財政之權。操諸心湛之手。且又身任總理。其餘閣員。無不奉命惟謹。此議一經通過。則樹錚更可任性妄為。乃面斥心湛卑鄙無恥。無總理之資格。心湛於大庭廣眾。被雲鵬如此辱罵。老羞成怒。遂亦反唇相譏。一場大鬧。幾致武力解決。後經某和事老出而調停。始得安然無事。然自是之後。心湛即不能安於其位矣。

【九】熊希齡之軼事

『敬事髮妻』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廳人。故世又稱之曰熊鳳凰。其髮妻朱氏。為常熟朱其懿之女。人極開通。工交際。在今日女界中。實為不可多得之才。清光緒間。其懿官鳳凰廳。同知。試士日。見希齡之文。奇其才。遂拔置前茅。并以愛女妻之。及希齡成進士。官外省。以為發軔之始。皆由其懿之力。不可不有以報之。於是因敬外舅。故遂推而敬其髮妻。其妻有一婢。能窺探主人意。希齡遇妻不悅時。必私詢之。婢告以故。希齡乃將順以悅之。一日。午餐已備。其妻嚶嚶啜泣。堅不舉箸。希齡不知開罪之由。敬立於旁。亦不敢食。及晚膳。依舊如是。希齡又私詢之。婢曰。今日夫人患牙痛。故不能食。且轉詢希齡曰。主人何待夫人。如此其敬乎。希齡曰。爾不聞夫妻相敬如賓乎。婢笑曰。相敬者。彼此敬之之謂也。婢子但見主人敬夫人。未見夫人敬主

人。此何以故。希齡曰。夫人敬余之時。爾已入睡鄉。烏得而見乎。婢一笑而退。

『信奉佛教』希齡深信佛老。凡僧道之踵門募緣者。無不如願而歸。某歲。湖南患水災。有一僧。造希齡之門而告之曰。湘省人民。頻年因爭權奪利而戰。上千天怒。故天降之罰。希齡問曰。何以降此水災。僧曰。爭戰須用炮火。五行之中。水能克火。如上天降災之意。乃欲消滅此炮火也。希齡信以為真。又問曰。有禳解之法乎。僧曰。須建四十九日水陸道場。俾死於戰事者之怨氣。盡行散去。自無炮火之患矣。施主若能發此宏願。則前程遠大。未可限量。希齡問需錢若干。僧曰。此事無一定。少至百元。多則一千八百。亦無不可。但建道場之日愈長。則所得功德亦愈大。希齡遂慨捐千元。令僧即日起建水陸道場。然湘省水災。未嘗因此而即平。如僧之信口胡言。真不值識者一笑也。

『疑盜寶玩』民國成立之始。項城任希齡為熱河都統。其地有清代行宮在焉。內有寶玩無數。價值連城。世所罕見。時監守者常以失竊報都統。批示不予深究。或竟不批示。及希齡離職之日。塞北道上。都統府之行李輜重。絡繹不絕。於是好事之徒。遂疑行宮失去之物。均歸入都統行李之中。余則未敢以為深信也。民國二年。希齡任總理時。清內府因有金線毯兩條。一藏行宮。一藏內府。內府之物。查為某部司員。串通內監竊取。而售諸某洋行。清室因查行宮之物。亦已不翼而飛。乃訴諸某當道。

某當道未曾加以追究。而人之狐疑更甚。迨政府指令。將行宮之寶玩。悉數載歸京師。陳列於武英殿中。而此議始稍稍息矣。

『糜費帑藏』希齡承唐紹儀趙秉鈞二人之後。為第三任國務總理。名為人才內閣。實則徒尚外表而已。糜費帑藏。有如泥沙。茲姑述最可笑之一事。為諸君告國務院之地點。即為集靈園原址。而清之攝政王府也。房屋軒敞。器具精美。在內辦事之司員。幾如置身洞天福地。時希齡兼長財部。見財部辦事室中。均裝置熱汽管。希齡美其溫暖。乃命於院中。亦一律裝置熱汽管。實則院中原有之火爐。皆為紹儀任總理時所辦。紹儀酷慕歐風。所購之物。與普通者截然不同。每架之價值。大則四五百金。小亦一二百金。不燃煤油。異常潔淨。其熱度與熱汽管相彷彿。希齡既命裝置熱汽管。而又不忍廢棄火爐。於是二者並用。辦事之人。雖在嚴冬。無不揮汗如雨。此皆希齡糜費帑藏之所賜也。

【十】陸徵祥之軼事

『納要比婦』徵祥。字子與。江蘇上海人。卒業俄京大學。精法語。數充駐比使館翻譯。於彼邦人情風土。瞭然胸中。久之。識一女郎。明眸皓齒。婀娜動人。自言為某女校畢業生。今方從事於某工廠。每日工作幾小時。暇則散步於綠茵芳草間。藉以吸受

新鮮空氣。徵祥心愛之。欲與之訂婚。恐出言唐突。乃告以家世。並言尚無妻室。隱露求婚之意。女郎紅暈於頰。與徵祥握手而別。明日。有一姬。至使署中訪徵祥。徵祥不知何事。邀入內室。細詢來意。姬曰。君昨所遇之女郎。即為余之甥女。彼因幼失怙恃。余又年老無嗣。故依余而居。如母女然。昨與君晤。知君有求婚之意。彼以操業甚賤。恐後日為君所輕視。故未敢面允。今晨即以此意。托余轉達於君。君果屬意女郎者。余當以介紹人自任。但君顯貴之後。不得以非我族類而鄙棄之。徵祥欣喜異常。即託姬轉達女郎。約會於某公園。面訂婚約。閱一星期。即借公園之中。行結婚禮。是日女工之往賀者。接踵不斷。無不羨女郎之得所也。

『投使歐人』徵祥居外國之日久。故其起居服食。一如歐人。所雇二僕。狀貌與歐人相似。一日。有某政客。往訪徵祥。僕見某政客服西服。穿革履。口腳雪茄。知必通東西文者。乃亦操西語。請其在會客室稍候。因主人正與他客談話也。二僕隨徵祥已有年矣。故頗能操英語。某政客之西文程度。本不甚高。今聞僕之言語。又細察其狀貌。疑為真正歐人。乃出而告人曰。吾國外交人才。當推陸徵祥為第一人。問其故。某政客曰。亦曾見西國之人。肯為吾國人之奴僕者乎。惟徵祥家中。吾始見之。則知彼之名望。必足以壓倒歐人。故能驅使之也。聞者為之啞然。

『遺失文件』徵祥以專使資格。赴歐會議。携文件一束。皆詳載吾國與某國之交

涉事件也。原欲携至和會。為折衝樽俎之用。故擬過某國時。繞道不入。事為駐某國公使某某所悉。某某為賣國金剛之一。以為失歡強鄰。禍且不測。發電政府。促徵祥入覲某國國皇。以睦邦交。否則即以辭職相要挾。政府不得已。電徵祥作某國之行。而所携之文件。遂遺失於火車中。此項文件。僅有正副兩份。一存外交部。一即專使携去。某國人於徵祥起程時。早有所聞。故不惜效盜賊之行。使徵祥失此要件。於會議時。窮於對付。及至歐日。徵祥雖預囑某君歸國錄副。然以春光已洩。遂任某國之橫行。而議者反欲歸咎於徵祥之疏忽。抑何昧於事勢耶。

『聯絡歐美』徵祥任外交多年。極意與歐美各國相聯絡。故外人交口稱贊之。清光緒時。充使俄。大臣時俄國內亂。正急。黨派分立。徵祥周旋其間。對於強有力之政黨。則時有餽遺。入民國後。與各國公使。交誼極密。項城時代。因某項交涉。久未解決。徵祥乃求援於某公使。過某公使。有他事時。徵祥默坐於旁。不敢發一言。如是者十餘次。某公使乃允之助。而絕大之交涉。遂得挽回於事後。論其性情。雖則懦怯畏事。然視曹陸輩之一味畏某國者。不可同日語矣。

【十二】 錢能訓之軼事

『夜遇劍仙』能訓。字幹臣。浙江嘉善人。清光緒時。為監察御史。有山東某官。以納

賄釀成命案。托人以萬金。賄能訓左右某君。求免議。某君不以告能訓。私取之一夕。能訓於燈下判案。忽梁上君子。持匕首下。能訓問汝為刺客耶。來何為。曰為山東某來。能訓曰。某案不能免議。如欲免議。則國法何在。因伸其頸曰。欲取則取耳。梁上君子曰。我非為求免而來。君既知此案之不能免議。何為受其賂金。能訓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君之不知也。騰身而出。但聞屋瓦上如風掃葉之聲。倏忽不見其人。及明日。僕人告曰。某君於某夜被刺死。失其頭。能訓聞之。不禁悚然。

『大打兔子』能訓攝陝西巡撫時。幕中賓僚。大都有短袖之癖。入其室者。滿目皆翩翩少年。一日能訓大宴幕僚。酒半酣。忽傳中軍參將。要烏槍兵弓箭手。各二百名。入署伺候。眾問何用。能訓曰。將署中所有兔子。盡行打出。合座之人。無不掩口葫蘆。然自是此風亦稍戢矣。

『舉槍自擊』能訓攝陝撫未久。而鄂中起義。時陝西軍官。多能承基之餘黨。亦豎幟以應。由皖人王毓江領銜。請能訓俯從民意。即日反正。能訓猶欲效忠清廷。堅執不允。諸健兒躍躍欲試。將置能訓於死地。毓江曰。能訓非真能忠於清室者。彼時總於巡撫之位耳。且吾輩方起義。而即殺大吏。民將以吾為暴。不如禁之署中。使不得出。眾皆稱善。遂閉諸一室。左右圍以兵。能訓終日伏處。幕僚盡散。從之者僅妻弟某君及一僕而已。一夕。月明如晝。某君與僕。方散步庭中。忽聞槍聲一響。亟入室視。

之。則見能訓倒卧地上。幸未傷要害。故不致死。某君知能訓此舉。欲以表明無他志也。乃走告統江。求其放歸。時在臘月中旬。南北和議已成。統江乃允其請。遣能訓歸。『阻力橫生』東海心腹之人。周樹樸外。當推能訓。故於就任之初。即選能訓出而組閣。能訓以東海為生平第一知己。故亦願為知己者死。不避困難。力任艱鉅。無如國中大權。陰握軍閥手中。能訓以一文人。與之抗爭。庸有濟乎。一日。安福部為位置私人起見。使某議員走告能訓。請以某事為交換條件。能訓知安福所欲位置者。皆賣國之黨魁。媚外之健將。如某總長也。某督軍也。素為國人所反對。即元首亦不以為然。如為保全個人祿位計。則既開罪於元首。又見忤於國人。於名譽上極有妨碍。躊躇再三。暗取廷宕主義。安福見所求不遂。乃事事加以牽制。使其知難而退。於是東海所極倚重之錢內閣遂倒。

【十三】李經羲之軼事

『嚇死試官』經羲少時極穎敏。所為文。引經據典。闡發無遺。在鄉日。每試輒冠多士。太守吳公尤服其才。一日。為某某書院甄別。中丞委太守監場校士。出題後。太守易微服而竊跡經羲所坐號。自其背後窺之。適經羲文成。朗誦一遍。擲筆拍案曰。今日當嚇死老吳矣。太守笑而去。經羲不知也。聞旬日。案出。經羲竟無名。觀者大譁。經

義默思前日之文。並無大疵。何至列入不等之中。正詫異間。忽一吏役持一紙條黏於全案之前。則大書起超等李經義六字。於是衆皆不知太守之命意也。翌日適逢上丁祀孔之期。太守及合郡士子齊集於學宮之中。太守笑謂經義曰。前日老吳未嚇死。昨日小李幾嚇死。經義始知為前言之報。而衆人則仍未明其意也。

『假喫烟灰』經義字仲軒。安徽合肥人。為李鴻章之猶子。清季任雲貴總督。時烟禁甚嚴。經義夙有烟癖。恐人議其後。蒞任之日。乃乘馬入城。以示威武。及入署後。終日與姬妾輩圍卧一室。吐霧吞雲。未幾鄂軍起義。滇中新軍躍躍欲試。經義知事不可為。乃握烟灰一掬。示幕中羣僚曰。吾世受國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願即以此畢命。言訖。作欲吞狀。既而曰。吾為朝廷命官。當入內易衣冠。出坐堂皇。待寇至而嘗之以殉。遂入內。良久不出。某某輩知其詐。各鳥獸散。詢諸內署之人。則云經義已易裝而潛逃矣。

『廣招故舊』復辟之前。經義承黃陂之命。組織內閣。一時興高采烈。廣招舊日賓僚。科長某某。秘書某某。已經開列一單。稍有知識者。皆不之應。彼熱中利祿之輩。不惜借川資。別家鄉。欣欣然不遠千里而來。聞有某君。在清代以佐雜出身。因工結納。歷保至道員。經義尤愛重之。調滇任要差多年。革軍興。知某君為善於括財之貪吏。故於起義之後。即籍沒其財產。某君因居數載。衣食幾不能自給。適承經義之招。乃

揖擋一切。應命而至。及蒞京日。正值張勳稱兵復辟。大局在擾攘之際。經義則已悄然南下矣。某君資斧告罄。進退兩難。中夜徬徨。悔恨交集。即自盡於逆旅中。殞殮時。或於其懷內得一書。自述旅京之顛末如此。

『購置園林』蘇州葑門內有某園。房屋極為深邃。園主人家已中落。無力修理。故幾成爲荆棘之墟。經義自遭復辟。逃歸滬上。擬終老林下。不再問世。適聞某園有出售之信。正合其意。乃至蘇遊玩。並往觀察某園。見園中老樹參天。假山疊疊。餘如亭臺池沼。雖皆坍塌廢淤。然一經大匠之改造。則既可以避暑消夏。又可以踏雪尋梅。以作息影之地。計亦良得。即與園主人議定。以二萬金成交。遂命購置材木。從事修建。不及數月。煥然一新。經義乃挈家徙居其中。一夕。經義在密室吸烟。正矇矓間。忽有老人拍其背。告之曰。余以十載心力。煞費經營。不幸後人德薄。無力保守。今君一身無雅骨。而欲竊據此園。余甚爲君不取也。言已。忽不見。經義摩挲倦眼。心爲之寒。自是遂供奉老人之位於園中。每晨起。必往焚香頂禮也。

【十三】 龔心湛之軼事

『單騎出巡』心湛字仙舟。合肥人。起家縣令。清光緒末。除雲南臨安開廣道。駐節蒙自。其地與安南毗連。外交繁重。邊防喫緊。心湛常單騎出巡。一日。至某處。見衆人

團聚。勢甚洶洶。心湛下馬。雜入叢中。探知有一教民。醉後闖入平民之家。調戲其婦。平民與之理論。教民又乘醉用武。誤傷其小兒。現已遁匿教堂之中。官吏不敢接問。故羣情甚為憤激。心湛知曲在教民。乃走訪牧師。必欲交出教民。以平衆人之怒。往返數四。牧師無法庇護。始將教民交與心湛懲辦。心湛既治教民之罪。又將不職之官吏撤去。於是羣吏聞心湛名。無不為之悚然。

『長跪教子』 心湛家庭之間。雍肅整齊。絕無驕貴奢華之習。而教子尤嚴。嘗因他事。弗悅於心。乃遷怒於其子。使之長跪終日。其子弗敢與辯。伏地受罪。適有客至。與商要事。談至黃昏而別。心湛入內。見子猶俯伏地上。問子曰。何事跪此。蓋已忘其日間之遷怒也。其夫人告之故。始笑命之起。觀此則心湛之嚴肅可知。故其子雖為官僚之後。絕不聞有貴家子之態度。以視世之裘馬翩翩者。真不可同日而語也。

『終身懼內』 心湛有季常之癖。一聞河東獅吼。則懾伏而不敢動。任財部總長時。有某政客。欲於鹽務或稅務中。運動一差。托人竭力說項。並報以巨金。心湛終不為動。或以告某曰。君能開通內線。則事無不諧。某知或人言中有因。即懇之曰。如果君能為力。某當以千金為壽。並於任事之後。月奉乾脩若干。或曰。容為徐圖之。但成否不可必。某稱謝再三而別。或人之妻有妹。與心湛之妻為手帕交。乃辦千金之禮物。托其往探。心湛妻曰。近有某君。求總長調劑一事。因總長不允。故托言求之於夫人。

已蒙允許。孰知總長聞及此言。即大怒曰。爾不言夫人允許。則事或可圖。今既言夫人允許。則往求夫人可也。吾於夫人所允許者。無論如何。決不為之設法。看他有何能力。可以為爾代謀。某君自悔失言。今已不想再圖事矣。惟望總長問及夫人時。夫人含糊以應之。免再識破為謊言。則萬幸耳。言已。即將禮物送至心湛妻前。且曰。此皆某君托余孝敬夫人也。心湛之妻。因心湛儉樸自持。故從未於政界中妄取一物。今聞或人妻妹之言。忿怒已極。竟直受不辭。且告之曰。望我妹轉告某君。稍安毋躁。我必有以報之。是夜。心湛自署歸。其妻怒不可遏。謂之曰。現在爾為財政總長。又兼鹽務督辦。權勢薰天。我欲位置親戚一人可乎。心湛不知妻怒之由。亟應曰可。於是某君竟得某處權運局長。其實皆由激怒心湛之妻所致。所進激怒之言。皆出自或人之所教也。

【十四】曹汝霖之軼事

『締婚異族』 汝霖。字潤田。江蘇上海人。清光緒間。以一寒士。留學東瀛。資斧不給。行色蕭條。有人見其穿太布衫。携網籃一。乘輪出洋。其窘狀可知。抵東京後。不及一載。起居飲食。非復曩時。有時且與三五少年。徵逐於歌舞場中。豈蓬萊三島。別有所謂點金術耶。蓋汝霖生長海上。習聞偷香竊玉之事。及留學法政時。艷一女學生。女

固大家閨秀。父雄於貲。擇壻甚嚴。汝霖假他事與之聯絡。因得親近日女。此女素抱大同主義。故既識汝霖而後。遂不避種族之嫌。願訂白頭。汝霖亦以金盡囊敝。得此大佳。自後一切膏斧。悉仰給於閨中之人。綜其數年留東之學績。實扶桑美人有以成全之也。故視日如祖國云。

『情人捉刀』汝霖自日歸國。受知於奕劻那桐。數上書當道。以陳得失。因絀於文。遂出資遣人代作。而下具自己之名。或則自作底稿。求人筆削而潤色之。當道見其所為。文洋洋灑灑。動輒萬言。於是聲譽因而日著。一日。囑某學究擬一條陳。言明上請當道。分三等酬謝。悉依此辦理者。得上酬。或依或不依者。得中酬。一事不能行者。得下酬。某學究明知當道之弊實。對於部員所上條陳。無論如何。必不肯悉照辦理。乃抄襲前人試策。以授汝霖。并須先索下等之酬資。汝霖不知其詐。受其文而與之。資得意揚揚。以示同寅某君。謂窮半月之力。始作成此篇條陳。未知當道能採行一二否。某君一目數行。知汝霖必定受人之欺。幸而示我。否則難免欺君之罪。乃笑謂之曰。已經一律照辦。君亦不必多事矣。汝霖不解其言。謂於何時行之。某君曰。行之於前代也。汝霖曰。然則古人能先獲我心。行之必有奇效。某君曰。君亦知行之古時則效。行之今日則無效乎。汝霖堅問何故。某君又笑曰。此文恐非出於君手。汝霖見已被某君猜破。乃實告曰。作以五十金。情人代作者。某君曰。君何不托余。祇費小洋

數角。可代擬百數十篇。汝霖不信。某君曰。請君明日駕臨寒舍。當知所言之非虛也。及明日。汝霖往。某君以坊間所印試策授之。共四冊。百二十篇。汝霖見某學究所作之文。亦在其中。始知為人所欺。然以與自己名譽有關。故不敢與之交涉也。

『唾面自乾』去歲於五四運動之後。汝霖為國人所逐。雖卸政權。而與章陸二人。依然預聞政事。一日。某總長誕辰。京中政客之往賀者。絡繹不絕。學生亦結隊而往。既入席。學生見汝霖高據上座。旁若無人。於是乃借李完用輩。大罵汝霖之賣國。汝霖恬不知恥。於大庭廣眾。一任學生之辱罵。而不與之較。幾有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及出席。並與眾學生一一周旋。始出門而去。人以是歎汝霖之度量。為不可及云。

【十五】 章宗祥之軼事

『捉賊被欺』宗祥。字仲和。浙江烏程人。清季為內城巡警廳丞。一夕。帶警士四人。巡查至某胡同。見一人。形似竊賊。衣衫襤褸。挾一包。裹狀極沉重。即命警士捕歸廳中。審問包中何物。并從何處竊來。其人哀告曰。家中斷炊已兩日矣。頃方從女兒家中。借得白米五升。將携歸煮餐。宗祥不信。命解視之。則見白米堆中。藏有大洋五十元。問此從何來。其人愕然。不知所對。宗祥以為竊賊無疑。命笞責之。此人狂呼曰。吾

非賊。吾乃宗室某某。與今民政部尚書善者為兄弟行。因性好賭博。家產蕩然。有一女。嫁某貴人為妻。貴人薄待吾女。我常往借貸。吾女不敢應命。故與我白米五升。此洋殆吾女所潛置者。宗祥聞其人為善者之兄弟行。立延之上座。斥去警士。長揖曰。某一時冒昧。尚乞勿罪。入內取百金。並以米中之洋與之。曰。以此歸家。可免度一月。白米五升。當命警士送來。言畢。請其人留一地。址恭送之出。蓋宗祥自日留學歸國。本為民政部司員。受善者特達之知。薦升今職。其人實為竊賊。因知其內幕。故此恐嚇之。不意宗祥果墮其計中也。

『出錢買命』宗祥自為日公使歸。因國人之反對。逗留津門。不敢赴京。一日。忽有不識姓名之人。踵門求見。言次。極道仰慕之殷。並言深知學生內幕。團體不堅。倘能擇其尤者。餌以利祿。則風潮立平。宗祥問誰可為運動之人。其人曰。倘蒙不棄。某願為君効勞。但入手辦法。必先以現金動其心。宗祥問需資幾何。其人默思有頃。曰。非二三千金不可。宗祥信以為真。即畀以現洋二千元。並囑之曰。如遇需資之時。電匯可也。其人領資而去。閱數日。即有電至津。云其事已妥。駕來無妨。宗祥匆匆至京。未幾。而有五四運動。蓋其人為學生之一分子。誘宗祥至而辱之。宗祥不知是計。既犧牲二千現金。又飽嘗一頓毒打。居恒未嘗不自悔。鹵莽也。

『詐死逃生』

宗祥至京。見學生絕不與之為難。初以為是必二千金之實效。坦然

出入毫無疑懼。一日自公府宴會歸。道經汝霖之門。即入內與汝霖商議要事。不知學生暗隨其後。以為今日賣國賊密聚一處。可以一鼓而擒之。乃鼓噪而進。時汝霖尚未出而會客。聞風逃逸。宗祥守候客室。學生一擁而進。不問情由。即按宗祥於地。拳打脚踢。必致之死地而後已。宗祥默念今日為釜底之魚。欲逃不能。惟有詐死一法。或可以苟延殘喘。乃將兩目往上一翻。屏息不動。學生見狀。撫其口。氣息全無。以為真死矣。遂從事搜查汝霖。并搗毀其什物。時有某國人見學生均不在旁。即將宗祥安頓自己車中。同往醫院而去。醫治數月。方慶更生。

【六】 陸宗輿之軼事

『名妓助資』宗輿。字潤生。浙江海甯人。留學日本法政學校。歸國後。逍遙滬上。因與名妓陸素絹訂嚙臂盟。久之。牀頭金盡。匿迹旅中。白日不敢出門一步。素娟偵知之。携金往。謂之曰。君有何隱事。僕或可為一臂之助。宗輿曰。余此番出門。原擬赴京。納資為官。不意誤溺情海。所携之資。銷磨已盡。今則進退兩難。無顏見人。故鬱鬱居此耳。素娟笑曰。此細微事。亦值得如此懊惱。不將為人所笑乎。既有此志。何不早與僕言。僕以為君旅邸無資。故先帶三百金來。為君遊玩之費。所言捐官一節。未識需資若干。宗輿曰。非千金不可。素娟曰。如是則明日僕自送來。今宵且往暢飲。為君餞

轍則某當終身追隨於督辦之左右。而無敢有異心也。祺瑞聞之。點首者再。

『私通匪黨』 揖唐任議和總代表。鬱鬱居滬上。實則非其志也。蓋揖唐與樹錄承祺瑞意旨。固主戰而不主和者。今見東海派朱啟鈞為總代表。恐於南方接近。而和議遂以告成。故不惜出死力以奪之。抵滬之後。暗與匪黨通聲氣。使為李純心腹之害。因和議實發起於李純。聳動匪黨。出而擾亂江蘇之治安。俾李純專志於地方上事。無暇顧及議和問題。而後段派之目的可達。計議已定。乃使人與匪黨接洽。資以軍械。餌以利祿。終日伏處於猶太人哈同園中。聽好消息之傳來。不知天下之事。變幻多端。秘密之計畫未成。失敗之信息忽至。蓋段軍與直軍開戰。已一敗塗地。而有懲辦罪魁之令也。於是此通匪之計畫。遂為獲罪之根由。一霎時間。褫奪官勳。變總代表為階下囚。誠非揖唐始意所及料也。

【六】許世英之軼事

『醋海興波』 世英。字俊人。安徽寧國人。清光緒末年。除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好作狹邪遊。常與同僚往來北里中。暱一妓。所擲纏頭無算。將迎歸以金屋貯之一夕。微服獨行。至該妓家。聞有客在房內。聲甚熟。細聆之。始知為廳中某書記。乃直入房中。批書記之頰。責以何得在外冶遊。書記不服。謂世英曰。此間為行樂之地。人人可至。

【十七】 王揖唐之軼事

『倒執槍柄』揖唐原名廩。揖唐其字。合肥人。清光緒間。以進士授某部主事。忽自請赴日習兵學。長官賢而許之。乃往留學於士官學校。一日。為學期考試。排隊既畢。揖唐忽倒執其槍。初以人數衆多。教練長未及注意。及喊舉槍令。衆皆槍尖向上。獨揖唐槍尖向下。亟欲調轉。已為教練長所見。乃記大過一次。並扣去分數。降班肄業。揖唐於同學中。本則高視闊步。有旁若無人之概。自此之後。輒為同學所侮笑。揖唐不敢與較。忍辱數年。畢業歸國。人有與之談軍事學者。揖唐唯唯否否。絕無所表見。迨民國成立。皖人多執兵柄。惟揖唐不居兵隊。自願組織政黨。蓋恐人提及往事而輕視之也。

『投降讎敵』揖唐在洪憲時代。竭力鼓吹帝制。與段祺瑞徐樹錚輩。積不相能。及戊午之冬。樹錚承祺瑞之旨。召集新國會。將以倒馮。揖唐見段派勢力日強。乃往見樹錚。出其組黨之故智。願以組織安福部為己任。樹錚正乏助理之人。即以此事委之。揖唐傾心結納。頓忘昔日之嫌。及安福既成立。祺瑞邀宴各員。酒酣。謂揖唐曰。何揖唐昔日視我如仇讎。而贊成帝制乎。揖唐曰。人各為其主耳。今日某之為督辦。猶昔日某之為項城也。事雖不同。志則未變。但願督辦成項城之威名。勿蹈項城之覆

當代名入軼事大觀提要

名人之一舉一動。必非常人所可幾及。對己則有出類拔萃之才。能對人則有希奇古怪之事實。吾儕居千載之下。想及千載以上之名入。猶為之低徊不止。況當代之名入乎。其思想之奇特。識見之高超。言語之詼諧。動作之離奇。在在與人有特殊之關係。無論為政治家。為教育家。為實業家。為文學家。莫不有驚人奪目之軼事。可以長久之見聞。資人以談笑。而知何者宜法。何者宜革。何者可以對付家庭。何者可以對付社會。此本局所以有當代名入軼事大觀之輯也。是書搜羅各事。或係得諸編者之目覩。或係得諸友人之傳聞。積十餘年之心思。記載而成。絕非捕風捉影之談。可比。世人欲知當世之大豪傑。大英雄。大文家。大名士者。曷不以先觀為快乎。

廳長可至。書記獨不可至乎。世英曰。吾豈來此遊玩者。吾正為緝汝而來也。某書記曰。某亦非來遊玩。某為緝廳長而來。世英笑曰。吾有何罪。而勞汝緝乎。某書記曰。然則某有何罪。而勞廳長之緝乎。世英語塞。某妓出而排解曰。請二君息怒。儂來為二君賠罪。切勿因此小嫌。致碍前程。則儂受賜多矣。言時。背倚世英懷中。而目光飛及某書記身。二人皆以某妓之鍾情於己。一場風波。就此平靖。出門時。猶携手同行。互囑勿洩其事於同僚云。

『娼寮出醜』世英任司法總長時。故態復萌。好遊娼寮。慕私娼陳七奶奶之名。遂於公餘之暇。微服往遊。七奶奶詢知為現任之司法總長。出其全力以媚惑之。世英雖則老於花叢。然於七奶奶之迷人手段。從未嘗過。暗暗稱贊曰。果然名不虛傳。自是每晚必往。或一人獨步。或數人偕遊。一日。與農林總長陳振先同去。入門未久。忽聞叩門聲甚急。一老嫗啟之。則見有警察五六人。均服警服。聲言此間為藏垢納污之地。須將遊人帶往署中。以便訊辦。世英與振先。皆不敢直道己之姓名。恐警察不信。反而出醜也。祇得隨之往。及某署。署長識為司法農林二部總長。略詰數語。罰款了事。然已報紙喧傳。醜聞全國矣。

『業師賺金』世英長交通時。浙人某君。欲運動得某鐵路局長差。往謁三次。均因公未獲見。乃求見於世英子之西席某。蓋某為某君之同鄉。故欲因之以間接達於

世英。某性狡黠。對某君曰。此事某當轉達。居停請少安毋躁。比世英歸。某但言某君來謁狀。而不及其他。世英亦略領之。閱數月。某探世英連日所辦之事。世英一一告之。並言前日來謁之某君。昨以某某推薦。今日閣議。已通過授為某路局長。明日某君又來。某即向某君賀云。事已諧矣。又明日。命令發表。某君又來。袖出萬金之券。託某轉交世英。云為許君壽。某竟全入私囊。而不以告。比領狀到差。照例拜客。某君始與世英晤面。世英未謝前貶。某君亦未便明言。疑世英少之。明日。又送五千金來。仍以券交某君。某又蝕去二千金。而以三千金餽之世英云。此為某君送來。世英授十成提二成例。以六百金酬某勞。而已得二千四百金。而不知已為某所賣。迨匝月。某忽借故辭館。竟挾二萬餘金以去。至是世英始疑某有他意。詢諸某君。盡得其實。

【九】 田文烈之軼事

『老僕呼名』 文烈。鄂人。為袁黨之上駟。居官持重和平。氣度寬宏。有古大臣風。官直隸時。寓中有一僕。年已老矣。文烈每晨興。必在書室默坐移時。此僕入灑掃。率呼曰。文烈且起。文烈為徙別室待之。事已而後入。不少怪也。其伴語僕曰。主人今貴矣。汝猶當出外就傳日而名之耶。僕聞之。爽然若失。翌日。遇文烈則改貌。稱謂亦不名。文烈奇而問之曰。誰教汝者。僕曰。禮應如此。文烈歎息曰。是何黠物。斲汝天真。吾之

所以願汝名者。因汝為先人舊僕。聞汝呼吾名。如見先人也。今已矣。不復聞吾名矣。遂厚其資而遣之歸。

『部員奔喪』文烈接待僚屬。從未苛求責備。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故人皆以好好先生目之。一日。有某部員請假。文烈問為何事。某部員曰。適聞母耗。為奔喪故耳。文烈於好好二字。習以為常。彷彿語助詞一般。至是亦云好好。左右之人。無不掩面而笑。而文烈則未之覺也。

〔二十〕 周樹模之軼事

『潔身高隱』樹模。字少樸。湖北天門人。清宣統時。授黑龍江巡撫。居官以氣節自高。國變後。歸隱滄上。日與瞿鴻禨。樊增祥輩。詩酒往還。幾有終老林泉之想。某年夏令。為其幾秩誕辰。親朋之送壽儀者。紛紛不絕。或以金銀器皿。或以詩文聯屏。樹模一概不受。獨有舊屬楊某。知樹模之意。乃送以荷花一缸。樹模欣然曰。蓮潔似君子。楊某真得我心者。命受之。而厚其賞。一時文人學士。交口稱樹模之潔身高隱。真無異於蓮之清潔也。無何。東海出任國務卿。舉之為平政院長。聞命即起。人有叩以出處之道者。樹模曰。士為知己者死。東海為我生平第一知己人。故不得不出而助之。人以其脫去假面。毫不知恥。乃廣北山移文以譏之。樹模充耳若不聞焉。

『閉目待人』樹模自視甚尊。不輕假人以詞色。接待屬官。閉目若無其人。恒談話未終結。即退入後堂。坐令屬官進退維谷。不知所措。舊屬某君。言樹模撫龍江時。嘗因事進謁。方啟口。樹模忽起小溲。候良久。不見出。及暮。詢之其左右。則云與幕僚某某輩正在吟詩。余聞之。欲留不得。欲退不能。其左右告余曰。中丞正當興高采烈之時。必不出而會客。君如有事。不妨明日再來。明日往。又如是。余心不能耐。乃假寐於其會客堂中。又明日。樹模出。見余在。問余何事來見。對曰。聞中丞政躬不豫。故特來問疾。樹模曰。無之。或外間誤傳耳。曰否。以卑職所見。中丞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謬妄。曰卑職來此兩日。方將啟口稟事。而中丞已他往。若未之見也。故疑中丞患目疾深。反不自覺耳。樹模沉思有頃。亦無如余何。而當時之人。以其身價自高。威儀嚴肅。無不稱之為周城隍云。

【主】 孫寶琦之軼事

『攀附親貴』寶琦。字慕韓。浙江錢塘人。工結納。善言新政。他無所長。充出使德國大臣歸。知朝廷用人之權。全操諸奕劻之手。乃竭力攀附之。曰往問侯起居。一日。奕劻適他出。見奕劻子載撻戲於庭。寶琦引至身旁。撫其額而問之。曰爾年幾歲乎。曰八歲。問讀書乎。曰先生不肯教。實則載撻驕貴性成。時時辱罵先生。先生不堪其辱。

故辭館而他去也。寶琦反詢之旁人。知為奕劻之少子。而最寵。遂起求婚之念。時有某君。為奕劻之甥。出使德國時。薦諸寶琦為隨員者。寶琦即往求之。請其為介紹人。某君領命而往。盛道寶琦之女公子。丰姿如何。姣好。性情如何。賢淑。奕劻聞之。正合老懷。即取出紅藍寶石約指一對。漢玉如意一隻。以為文定之禮。寶琦以西洋金襪一隻。翠翡翠帶鈎一方為報。并酬某君以禮物八色。外加酬勞費四百兩。自有此一段美滿姻緣。而寶琦遂得外授東省巡撫。故論者不能不服其善於攀附也。

『取消獨立』寶琦優柔寡斷。辛亥之冬。巡撫山東。為議會所迫。樹獨立之旗。與清廷絕。時南北尚未開和議也。項城以嚴詞責之。奕劻又致書詰難。謂不念世受國恩。忍令兒女為砧上之肉。而貽貳臣之譏。一時惶惑無地。形若癡狂。雖取消其獨立。而達人輒曰革命黨來乎。其畏葸如此。及和議既成。自知首鼠兩端。不安而去。項城以同出奕劻之門。且爛外交。乃引之長外部。然人因其取消獨立。反覆無常。無不笑之。

汪大燮之軼事

『懲罰劣僧』大燮。字伯唐。錢塘人。清光緒某年。偕僚友三四人。往西湖遊玩。旋至某寺。小憩。寺僧出緣簿請書捐。大燮給以英銜兩枚。僧請益。大燮云。願俟異日。僧請益堅。大燮拂袖出。僧於大燮背後。喋喋私語曰。督撫司道。見過若干。此等大人。從未

見過。豈有煌煌大人僅值大洋兩元者乎。大變聞之。當時不與較。進城後。托首縣差提寺僧。信票既下。僧親己名。并殊筆大標飛速。字樣。於是屁滾尿流。即奉番佛六十尊。為縣差壽。並立刻進城。遍托各護法。代為緩頰。始得安然無事。然所費已不貲矣。『羞辱先人』大變以浙路借款簽約。為鄉人所不齒。一時騰譏國內。報紙喧傳。甚至斥為賣國賊。而欲掘毀其先人之墳墓。大變抱此不白之冤。惟有忍氣吞聲。自認罪過而已。蓋大變以善治文牘。為吏助所識拔。若借款訂約。固主持有人。大變不過秉承辦理。非有權利於其間也。入民國後。一則咨嗟太息於項城之帝制。再則痛哭流涕於合肥之親日。平時與張一塵過從頗密。偶爾談及浙路事。未嘗不怒氣填胸。恨國人之不諒云。

【三】 梁士詒之軼事

『交結奄宦』士詒。字燕孫。順德人。清季。郵傳部成立。唐紹儀援之入。授右參議。當時堂司各官。明敏莫若士詒者。故其實權漸與尚書等。專事交結奄宦。而親貴尤在其次。孝欽當國。內監李蓮英。權傾中外。災手可熱。士詒乃竭力交結之。據京友某君云。某歲元旦。士詒偕妻某氏。同往蓮英家賀年。雙雙倒拜於地。口稱乾爺不止。蓮英笑逐顏開。留之午餐。臨行。又給以銀錢衣料等物。士詒堅不肯受。曰。乾兒尚未孝敬。

何敢無功受祿。蓮英強之。始拜謝而歸。明日持辦上等禮物十六色。花樣新奇。價值鉅萬。令人送往蓮英家。蓮英見之。頻點其首。贊賞曰。燕蓀真是可兒。此事在當日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恐難免言過其實也。

『邂逅俠女』 某歲。士詒赴都應試。夜宿某處。逆旅中。見鄰室來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有殊色。一老僕隨之。夜深。聞老僕謂女曰。老奴先往。不敵則姑娘繼之。女曰。僕遂越屋去。良久乃回。喘息而言曰。此獠真強甚。老奴年衰不敵。非姑娘自行不可。女結束衣帶。一躍而逝。輕若落葉。疾如飛鳥。倏忽不見。頃之。提一人頭至。血涔涔下滴。乃設位拜奠。以人頭祭之。祭畢。點藥少許。頭化為水。僕曰。仇報矣。明日歸乎。女曰。諾。蓋是夜月明如晝。士詒從牆隙窺之。纖屑無遺。不禁毛骨悚然。明日覘之。空空無人。詢之逆旅主人。則曰。天未明行矣。可知劍仙俠客。風塵中自有其人。特無遇之者耳。

『愚弄武人』 自帝制失敗。西南提出懲治禍首條件。士詒遂匿跡東瀛。不敢露面。及祺瑞與西南交惡。帝制派始稍稍活動。又南旋為祺瑞交通。李福林李耀漢輩。祺瑞德之。授意於曹錕等。為請特赦。自是大宴賓客。力聳東海。出山。時徐樹錚外強中乾。亦知收拾時局。非請東海不可。乃推士詒為新國會參議院長。聯絡諸黨。舉東海為總統。然樹錚主戰之心。從未嘗死。欲以副座餌曹錕。使出兵征服西南。士詒知曹錕受餌。必為和議之障礙。乃拒絕開選。即辭議長職。奔走於京津滬粵之間。以期南

北早見統一。此則為棋瑞樹鐘等所不及料。而士詒之愚弄武人。真有出神入化之妙。苟非老謀深算者。曷克臻此乎。

〔五〕葉恭綽之軼事

『冒為人夫』恭綽。字玉虎。粵人。娶一妾。寓京絨線胡同。交通部有司員葉某。亦粵人。携眷寓粉子胡同。某妻性妒。某嘗戲謂曰。吾欲納一妾。其妻聞言大怒。常使人監察之一日。某之僕人。從絨線胡同經過。見有交通部葉寓門條。詢之鄰人。云是葉老爺姨太太所居之宅。問為何處人。則云粵人。僕因討好女主人。以為主人果然納妾。乃歸述所見於某妻。某妻大發雌威。不問情由。即率領家人僕婦等。闖至恭綽之妾處。入門見物便毀。恭綽之妾詢問何人。則以大太太對。妾以恭綽之妻。曾經晤面。極其和婉。何又來此。大太太平。正欲與之辯論。則家人進報老爺回寓矣。某妻聞履聲。索索穿西裝而來者。乃一面不相識之人。頓覺目瞪口呆。恭綽之妾。看出破綻。急言曰。今日太太初來。僕願將正房讓出。請太太與老爺團圓。言畢。一手携恭綽。一手携某妻。某妻面紅耳赤。恭綽亦茫然不解。及其妾說明情由。乃命家人急送某妻上車去。然某妻已無地自容矣。

『禁止接客』恭綽在京師眷一妓。已有年矣。將納而貯之金屋。乃與妓約。須一月

不接他客。方為之脫籍。妓充之一日。曹汝霖遊其粧閣。並設讌飲。席既散。欲作留髡之舉。妓堅執不可。詢以何故。曰與葉大人有約。故未能奉命也。汝霖又問孰為葉大人。曰當今之交通次長也。汝霖曰。然則汝識我為何等人。曰不知。汝霖笑曰。交通次長不許汝接客。交通總長偏要汝接客。汝將何所適從。妓聞汝霖言為交通總長。遂移其奉承恭綽之手段。以之奉承汝霖。鷄鶻鱗鱗。海誓山盟。事為恭綽所知。即日娶妓歸家。實行禁止接客之法。汝霖銜之甚。乃借專斷行政之罪。極力擠之。恭綽知勢不敵。託故辭職。携妓出洋。而以考察實業為名。汝霖卒無如之何。

『誤釋竊賊』恭綽當未通籍時。嘗因事他出。及歸。遇賊於門。手持楹聯四條。問恭綽曰。君欲購舊輓聯乎。恭綽怒。將批其頰。賊即抱頭鼠竄而去。實則竊賊所持者。即恭綽書室中之畫屏。為憚南田所繪。此賊見之於裱畫店中。垂涎已久。乃乘恭綽他出而竊之。不意適遇於門左。情急智生。故謊言輓聯以觸其怒。及恭綽入內。見畫屏均不翼而飛。知為竊賊所竊。然已無及矣。

【三】周自齊之軼事

『笑人失儀』自齊。字子虞。山東單縣人。居官專尚威儀。民國元年。某偉人至京。項城設宴歡迎。邀自齊等作陪。自齊見其坐作失儀。匿笑不止。及席散。自齊與某某等。

又嘗議某偉人之輕佻。絕無貴人氣象。事聞於某偉人。心銜之。及帝制議起。日人頻有微言。項城命自齊赴日。名為賀日專使。實則承認交換條件。時某偉人匿跡東瀛。運動日人不與接待。自齊乃不果行。不知自齊膽量素弱。使日之事。本非所願。特以項城之命。不敢違耳。自得日人不與接待之信。歡慰異常。嘗言曰。今而後可免賣國之名矣。觀此則自齊因禍得福。尚非今之喪心病狂者可比也。

『煮豚新法』自齊弱冠時。與某君友善。某君善種植之學。庭中有桃樹兩株。熟時每餉自齊。俱無核。自齊問其故。某君以仙種對。自齊終不信。某君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自齊邀之飲。命僕市一彘肩。故令某君見之不逾五分鐘。即出以佐餐。爛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自齊以速化之法。自齊曰。偶有小術。欲以易桃種耳。某君低語曰。無他。於始花時。鑄去其中心之一鬚耳。自齊曰。然則吾之饌亦無他。昨所預烹者耳。相與撫掌大笑。

朱啟鈞之軼事

『得官秘術』啟鈞。字桂莘。黔人。清光宣間。以舉人納資為曹郎。極見賞於徐東海。及東海督東。遂以四品京堂。隨往奉天。用人行政之權。半屬於啟鈞。性好博。凡欲得美缺者。皆以博為進身之階。一日。與某某等作雀戲。一欲得美缺。一欲得優差。探知

啟鈐取錢之法。明與之。必不受。須於雀戲之時。放以大牌。輸以鉅款。而後事可以成。三人於入局之時。相約不和一副。及局終。啟鈐獨贏三萬餘金。於是三人皆如願以償。此為運動之新法。可見官途中之無奇不有也。

『縱女擇婿』前數年間。京師社會中有朱三小姐者。蓋啟鈐之第三女公子。醉心歐化。得女子解放學說之先。報章所載。頗多艷聞。嘗乘自由車。馳騁於街市中。宣言有能追及者。即以身委之。其風流放誕。蓋可知矣。一日。其同學某女郎。戲謂之曰。妹於稗官小說中。祇見有拋球擇婿。未聞以追車擇婿。姊姊之舉。此謂開東牀未有之局也。三小姐聞之意。甚愜。三小姐性豪爽。工文際。出入歐美婦人隊中。深得其歡。後于歸某公子。某固寒士。三小姐以家無儲藏。不能徵逐為苦。訴之於啟鈐。啟鈐乃為之運動。而外簡某為留學生監督。俾三小姐得以暢其所欲也。

〔三〕 王克敏之軼事

『賭錢不輸』克敏。字叔魯。浙江人。幼時。隨其父居滬上。一日。嬉戲門外。見一江湖出賣戲法者。凡各種大小雜戲。無不任人學習。每套百文。或數十文不等。中有一套云。賭錢不輸法。克敏自幼好博。見而異之。以為得此秘訣。花骨頭即為金穴。銅山之祖。亟問需錢若干。答曰。此套戲法。價須三百文。克敏取錢與之。其人取一小封袋。授

克敏曰。不可洩漏。須至內室。方可觀看。克敏急何能待。携至門左。亟折而觀之。乃不賭二字。並無妙法。怒氣滿胸。奔至賣戲法者之前。欲與之理論。其人笑曰。爾費三百青蚨。而欲贏得盈千累萬之錢。毋乃太便宜乎。克敏無如之何。惟有一笑置之。此事可為天下之好賭者戒。

『內衙相見』 克敏在清季。以道員需次直隸。時督直者為楊士驤。士驤素有戲癖。於坤伶王克琴尤寵愛之。一日。克敏因事晉謁。闈人入告。士驤問為誰。闈人曰。王克敏。士驤誤以為王克琴。即命引至內衙相見。闈人出。引克敏入。將及內室。士驤已笑逐顏開。立於階下以迎之。克敏望見士驤降階以迎。不敢遽進。士驤候立移時。令從者傳命。克琴入內。弗必驚惶。從者出。不見克琴。但見克敏趨起門外。知必傳聞之誤。乃入告曰。外面來謁者。乃候補道王克敏。非名伶王克琴也。士驤笑曰。克敏來亦佳。但不如克琴之親切有味也。一時聞者。無不傳以為笑柄。

〔天〕 陳錦濤之軼事

『冶遊救命』 錦濤。廣東新會人。與梁任公為同鄉。留學美洲極早。歸國後。受知於貝子載澤。充度支部參事。同學者無不羨之。某歲。奉命赴江浙等省。調查財政。時津浦路尚未通車。須由海道乘輪南下。錦濤至天津。睚一妓沉溺情海。置公事於不顧。

一日有某輪出發。其同行某君。因憂接京函。知公事急迫。不可逗留。於是商諸錦濤。擬翌日附某輪同行。錦濤初則允之。後以與某妓情好甚篤。不忍遽舍。及至次日。乃托故不行。某君心雖惶急。然錦濤為正使。而已為之副。固無如之何。詐料某輪駛至中途。觸礁沉沒。電傳至津。錦濤喜謂某君曰。苟當日不聽我言。則我與君皆葬身於江魚腹中耳。某君亦笑曰。今而後某始知冶遊之可以救命也。言畢。二人即往某妓處。設燕暢飲。席間談及此事。某妓附錦濤之耳而語曰。君能免此大厄。定知後福無量。錦濤曰。是皆受卿之賜。自是又流連旬日。遂與某君附輪而南下焉。

『結怨奪職』民國成立之後。錦濤兩長財部。其第二次之入閣。在項城歿後。合肥組閣之時。蒞事未久。有鄂人張某。以開辦某某礦業公司名義。行賄於財部執政諸公。僅數十萬英餅。而錦濤以現任總長。竟至提送法庭。有知其內幕者。謂當時許世英之租車案。實與此案相類。何以一則能邀未減。一則遂至奪職。蓋當此案未發之前。錦濤嘗因事進謁合肥。適值合肥他出。徐樹錚代為接見。叙談之下。錦濤有藐視樹錚之意。樹錚懷恨於心。常思有以報復之。及聞張某納賄事。遂運動議會彈劾。而已則譖之於合肥。謂民黨仇視軍閥。勢成水火。苟不乘其隙而剪滅之。則他日必受其害。合肥然其言。乃授意法部。治以貪墨之罪。而奪其官職也。

【三】 孫洪伊之軼事

『踰垣竊梨』 洪伊字伯蘭，天津富家子。幼時與諸少年遊里中。見一果園，中有梨樹無數。洪伊饒涎欲滴，將踰垣竊之。衆止之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所以避嫌疑也。今以口腹之欲，不惜踰垣而取，是自儕於穿窬之流，無乃不可乎？」洪伊笑曰：「汝輩冬烘頭腦，未曾修得口福，故出言吐語迂腐如此。吾將獨自往取，待吾携梨歸來，與諸君共嘗異味。當知不虛此一行。衆不能禁，任其踰垣入。孰知墻下有廁，洪伊未及下視，即墜廁中。久之，衆聞園內寂然無聲，意洪伊必私自飽啖矣。有一性躁者對衆曰：「吾亦欲入，斷不令彼獨享口福。」言畢，踰垣而入，亦墜其中。方欲啟口呼援，洪伊亟自後掩之曰：「子毋聲，張否？則徒為彼輩所恥笑。」又久之，衆亦踰垣入，相繼墜廁中。洪伊撫掌大笑曰：「吾固謂與諸君共嘗異味，何諸君急不及待，而必降身以相從乎？衆無如之何，相與一笑而已。」

『議場舌戰』 清之季年，洪伊促政府實行立憲。以是有名於時。入民國，初為國會議員。及袁死，黎繼，遂被舉為內務總長。時徐樹錚以陸軍次長兼院秘書長，專斷自恣，與洪伊積不相能。一日，值閣議，因提議任某某為某省道尹，某某為某省道尹。洪伊與樹錚各有所私，論事權則屬之內務部，而樹錚則倚勢陵人，偏欲舉其所私，以奪洪伊之權。

洪伊忿甚。遂斥樹錚為挾制元首。樹錚亦誣洪伊為洩漏機要。會議席上。大開舌戰。幾致以武力解決。卒賴今大總統出而調停。遂挾其姬妾。去而之滬。自是逍遙於黃浦江頭。不再預聞國家之大事矣。或謂洪伊於解職之後。頻與南中要人通信。使謀以倒合肥。如吳佩孚馮玉祥之主和。洪伊與有力焉。其然豈其然乎。

【三】蔡元培之軼事

『標體讀書』元培。字鶴卿。浙江紹興縣人。清光緒間。以進士授編修。性乖僻不合時。戊戌之秋。罷職南歸。專致力於經學。未幾。因章炳麟鄒鎔蘇報獄典。詞連元培。乃遁往青島。居久之。通德國語。遂赴柏林。習哲學。夏月。堅閉重門。解衣裸體。寸絲不挂。手執一卷。研究不輟。客至。自門隙窺之。大笑。元培神色自若。必至有心得而後已。以見元培之好學不倦也。

『紅樓索隱』元培主京師大學。日聞有節取水滸紅樓為國文材料之說。嘗著石頭記索隱一書。謂紅樓敘事。皆影射明末清初之事。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書中女子。多指漢人而言。男子。多指滿人而言。黛玉。影朱竹垞也。寶釵。影高江村也。妙玉。影姜西溟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妙玉以看經入園。指西溟之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也。妙玉以孤潔被盜。並誣以喪身失節之名。指西溟之貞廉被逮。並加

以嗜利受賄之謗也。凡此皆言之甚詳。元培欲提起人民革命之思想。故於家喻戶曉之紅樓一書。煞費苦心。脫去脂粉窠臼。變成興亡史冊。雖其間難免無穿鑿牽強之處。而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實非淺鮮也。

〔三〕 梁啟超之軼事

『老嫗信佛』啟超字卓如。別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性機警靈敏。家有女僕李媽。年六十餘。信佛甚虔。每日早起。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洒掃之役。任公幼時。一日。因塾中開學。呼盥面湯甚急。李方奉佛不已。任公怒。擲佛像於地。像為檀香木所製。不碎。以足蹴之。李泣曰。昨夜夢佛來與我作別云。明日將有劫數。我必他適矣。今果為官官踐踏。不亦靈驗乎哉。任公以為佛法全空。李言不足信也。又取佛像投諸火。嗣後亦無他異。

『小童愛酒』任公性不飲酒。而愛藏佳釀。一日。有越人某。饋送美酒一罇。任公藏之數月。未嘗開飲。其所用小童。素有劉伶之癖。潛用過山籠。插入罇內。將酒逐漸取出。獨自暢飲。未及匝月。已瓶之罄矣。乃以清水徐徐灌入。泥封如舊。任公不知也。及重九日。令小童開罇餉客。小童故作驚駭之狀曰。此酒何以忽變為水。想為裙帶風所拂。以致如此。蓋紹興女兒酒。最忌裙帶風。小童曾聞他人所言。故以此相誑。任公

疑信參半。不加深究。然如該童之滑稽可喜。真有畢侍郎之風焉。

【三】 王寵惠之軼事

『狐仙作祟』 寵惠字亮疇粵人。初至京師時。常寄居某姓宅。宅後有一園。地廣人稀。狐常出而為祟。主人奉之惟謹。寵惠素不信狐鬼之說。任意謾罵。主人勸之不聽。一日。寵惠行至庭中。忽有大磚從空飛下。至寵惠頭前墜地。所差毫釐之間耳。寵惠知狐所為。向空大罵。入夜。將往就寢。見炕上被褥全無。各處找尋。杳不可得。及闔後園門視之。則被褥摺疊完好。直立園中。如封筒式。携之以歸。心益憤恨。至翌晨。僕婦入廚房。見菜刀砧板均已不知所往。櫥中碗盞亦復空空。心疑狐所搬弄。姑使僕人往寵惠房中看視。見寵惠仰臥。氣喘不已。砧板壓在胸前。菜刀窩插其上。上下左右。以碗圍之。及呼眾為之移去。從此不敢再居。即遷往他處云。

『大水無恙』 某歲初夏。寵惠在粵中。時嶺南鮮荔。方當紅熟之候。寵惠與諸友啖食鮮荔。意頗自得。忽西漲驟來。城不沒者三板。飛騎來報。諸友皆驚惶無措。寵惠獨坦然不介其意。已而漲漸落。舉室幸無恙。眾問寵惠曰。君何以預知其無恙也。寵惠笑曰。吾豈真能有前知耶。但水果入城。則避之亦已無及。徒自張皇。為人所取笑耳。故不如靜以待之為愈也。

【三】張謇之軼事

『贈扇寵幸』謇字季直。晚號壽公。江蘇通州人。民國二年。熊希齡組織第一流內閣。謇為農工商總長。時青衣花旦梅蘭芳。初享盛名。謇至京師。為梅郎作長歌。親書蠅頭小楷摺扇一柄。以贈梅郎。於是梅郎之名益著。去歲梅郎由東瀛回國。時南通更俗劇場甫成立。謇特遣人赴京。具厚幣。聘之南下。至之日。築梅歐閣以寵之。歐者備好且呼之曰小友。至是滬上名士。贈詩餽物者。絡繹不絕。梅郎身價之高。為從來所未有。古人有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之語。觀於梅郎之遇謇而益信。

『作函道謝』清光緒甲午年。謇以一甲第一名及第。故其書名重一時。然不肯輕為人書。有欲得其片紙隻字者。直如登天之難。在京師日。蘇人某君。常餽謇以精美肴饌。謇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饋物品。年餘未嘗倦。一日。謇詣某君處。適有一友在座。談次。欲求謇書楹聯一副。謇不肯。某君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為汝書耶。謇聞之愕然。某君乃出一巨冊。咸謇之手跡。曰。許多珍跡。皆以食物易得來也。謇視之。悉己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

【三西】范源濂之軼事

『女鬼嚇人』源濂字靜生。湘陰籍。人極謹飭。不信狐鬼。幼時出就外傳。有同學錢生者。一日至塾。神色沮喪。問之。則曰。昨日赴鄉間掃墓。歸家已遲。城門閉矣。乃宿於城外逆旅中。雞鳴即起。踏月進城。將近城門。小憩石上。時路上行人甚稀。見遠遠來一女子。向我膜拜。我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若畏聞。而不敢近者。我以為得計。迫而誦之。女忽大笑。近身相撲。冷風如箭。一時毛髮盡顫。我惶急無措。欲再誦大悲咒。竟期期不能出諸口。忽見女將手向上一伸。面上現出非青非黃之色。我狂叫仆地。頓覺女之枯骨。又壓我身上。從此我則昏昏無知矣。後幸有行路者過。扶我起。濯我以薑湯。方得蘇醒回家。源濂聞其言。乃與同學諸友。為錢生置酒壓驚。且百端解慰之。錢卒因是而得無恙。

『豪客饋魚』某歲源濂在京師。偕二三知己。聚飲酒樓。正當酒酣之際。忽一人立席前。戴草冠。著葛衫。拱手而言曰。某雖鄙陋。然酷嗜杯中物。且慕座中多風雅士。願陪末座可乎。言已。眾未及答。某竟痛飲大嚼。不交一言。問姓名。亦不應。既醉飽後。聳身一躍。騰空上屋而去。眾錯愕不測。旋有疑為狐鬼者。源濂曰。此殆風塵中之豪俠也。越數日。源濂將出外。闈人持雙鯉魚進。長三尺餘。問以何處送來。闈人曰。今晨天甫明。有虬髯客親自送來。云為主人下酒者。問以姓名。不告而去。源濂頓憶前日不速之客。亦係虬髯者。是必酬一醉之德。故有此雙魚之饋也。

【三】曹錕之軼事

『授意兵變』 錕字仲珊。天津人。辛亥起義。率所部入衛京師。民國元年。孫文派蔡元培汪兆銘為專使。迓項城南下就職。時錕部下兵士。忽然變生不測。焚劫東安市場商店淨盡。一片商場。頓成瓦礫。有知其內幕者。謂錕治軍素有紀律。豈有畿內之地。任部下之焚掠而不之禁哉。蓋事前實奉項城之命。項城恐南下。將不利於己。暗中授意於錕。預囑兵士於專使蒞京之日。變起倉猝。以示京師重地。尚未平定。必須坐鎮其間。可將南下之說取消。故於兵變之前。令崗警一律撤退。任兵士之騷擾。蔡汪二使。飽受虛驚。逃歸覆命。而項城之計已遂矣。此事聞諸都中父老。眾口同聲。諒非捕風捉影之談。不知者欲以訾錕之治軍不嚴。抑亦誤矣。

『微服出遊』 錕自統軍以來。好微服出遊。就士卒與語。士卒雖明知其為統將。皆佯作不識者。一日。錕觀女伶劉喜奎戲而悅之。意欲納為小星。藏之金屋。恐士卒之非議。乃周遊各營。默察眾意。遇下級軍官及小卒等。故意與之談戲。并盛稱喜奎之色藝。有某排長。素性慳直。知錕之屬意於喜奎。怒形於面曰。近日報紙喧傳。謂吾大帥將納此野狐精。吾儕羣起不服。知大帥非好色之徒。此等誣讒之詞。從何而起。將以質問某報。而消息傳來。則云大帥確有其事。是不能不令吾兄弟輩之携貳者也。

銀聞言。為之動容。即將此意打消。於是各營士卒。無不歎銀之從善如流。此事是否確實。不得而知。即使果有此意。而能因某排長之一言。消滅於無形之中。則銀之為人。洵非張勳輩可同日而語也。

『乘輿作戰』當洪憲改元。蔡鈞起義之時。項城命銀以總司令率師入蜀。有某君告余曰。銀之至重慶也。乘肩輿而行。輿之左右。拱手槍以扈從者。至百餘人之多。銀在輿中。簾幙四垂。若新娘子然。不使人望見顏色。恐人之識彼而害之也。及作戰。又令張敬堯軍禦前敵。而彼則退居於後。其畏死如此。是以知其必不能戰。勝滇軍。及余觀其自請征湘。與今之戰。敗皖軍。前後判若兩人。則知某君所告余者。未必無過甚之詞也。

【三六】張作霖之軼事

『自縛請降』作霖。字雨亭。遼陽人。少從羣盜劫掠。驟悍冠其曹。有相士某。遇之於酒肆中。決其他日必貴擬王侯。乃自縛請降。某將軍思偽約之。而以陣擒聞於朝。斬以儆衆。時張錫鑾方縮營務。堅持不可。允其留營効力。令率所部以捕盜。馳驟迅捷。屢破盜穴。清光緒末。已積功至巡防軍統領。事錫鑾惟謹。入民國後。初以師長總攬軍權。及帝制議起。項城思利用之。竟代段芝貴為督軍。兼任省長。而舊日之同與為

盜者。搜捕殆盡。權勢赫奕。莫與倫比。皆某相士一言之力。然使當日不遇錫鑾。則雖自縛請降。幾乎不為某將軍所害也。

『草書虎字』作霖識字無多。而善作草書。聞其在軍中日。如遇意氣相投之人。則必書一大虎字以贈之。書時。令兩人鋪紙於案。候其書至末一直筆。則鋪紙者次第上抽。適可而止。作霖堅握筆幹。危然不動。故筆勢挺直。非常人所能及。人之得其所贈草書虎字者。亦頗以為榮。因又稱之曰虎字將軍。

『眷戀女優』作霖好冶遊。聞其任巡防統領日。眷一女優。名小香水。每日繫馬其門。却扇聞歌。頗以為樂。但自恨多髭。恐不得美人歡。於是日必整容一次。人有訕笑其後者。作霖不顧也。平素氣跋萬丈。叱咤風雲。而一見伊人。便同軟化。在彼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一夕。為討好美人起見。邀同官五六人。博於其家。未及終宵。作霖獨負八千餘金。解囊無吝色。此事在今日聞之。殊不為奇。彼時政令尚嚴。當道以其狎遊縱博。深滋不悅。將欲撤其統領任。賴錫鑾力解始免。

【三毛】李純之軼事

『解人困厄』純字秀山。直隸人。性極慈祥。且饒智計。辛亥之冬。以統領從馮河間征漢陽。所向披靡。時某旅長夫婦來漢臯。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資罄。某以餘錢

市酒肴。置醕酒中。將與其婦醉飽以死也。鄰嫗知之。以告純。純亟往啟門。則戶鍵矣。毀門入。則見某夫婦方對案舉箸。純問何為。以實告。純歎曰。當今之世。何處不可存身。奈何效匹夫匹婦之所為乎。某曰。奈絕食何。純曰。子能自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某泣拜。純遂挈以歸。進之馮河間。不數年。某由步卒起。屢擢至旅長。感純德不置。或曰。當時鄰嫗之走告純者。即出某旅長之指使。蓋某夫婦素知純之慈祥。故預設此計。使其聞之而來救耳。

『待客優禮』民國初年。純擢師長。駐兵九江。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接待。每日飛騎入報。比抵埠。純必飭軍官前迎曰。君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張。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室。健役四人。肩輿載純而出。辭以足疾。不能遠迎。然設饌餽物。雖疏交必飫意而返。以是賓至如歸。無不歎其禮接之有加也。

『奪鬼圈套』純少時。為仇人所害。出亡他邑。行至某縣。苦無資斧。不得已偷匿人室。躍上高樓。聞有婦人嗟歎聲。乃撬開承塵下窺。見一紅衣婦人。愁坐妝臺之前。手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鬼。披髮吐舌。手搦一圈。作套頸勢。純亟跳下。奪得鬼圈。相持良久。適女之夫婿歸來。詰純何故夜入。純告以故。且言因乏旅費。致行苟且。願見室中婦人為鬼所逼。一時急不能待。故跳下救之。其人感純援救之恩。酬以白金。

三十兩。純不受而去。

〔三六〕 王占元之軼事

『冒雨巡街』占元。字子春。山東歷城人。起身行伍之中。清光緒間。隸某統領麾下。時督直者為合肥李文忠公。一夕。從某處飲讌歸。夜已深。大雨如注。占元猶冒雨巡街。文忠問其姓名。以實告。由是特加賞識。擢為軍官。占元感文忠知遇之恩。事之惟謹。自奉之儉。無異文忠之初年。嘗聞諸吳中父老曰。文忠巡撫江蘇時。穿灰布棉袍一襲。歷三年而不易。占元訓其部屬。亦以節儉為主。平素不得穿縑帛。故至今鄂省軍署。有大布衙門之稱。文忠薨。占元撫膺大慟曰。今而後失一知己矣。入民國。遂依附袁項城。以自固其位。而其深謀遠慮。實非他武人所能冀及。故帝制議起。勸進不若他省之力。今則儼然為直派之中堅人物。然回溯發軔之始。實起於冒雨巡街之一事。故不能不詳記之。

『白話文告』占元治軍素嚴。與士卒同甘苦。然粗率不通文墨。當復辟失敗之時。各省皆承段意旨。出示安民。俾曉然於復辟之非計。共和之復活。使民毋自相驚擾。獨武漢三鎮。三日未見文告。民心惶惶。莫知所向。及馮段通電至鄂。占元始囑幕友草安民告示。幕友欲發揮段合肥再造共和之功。長篇累牘。淋漓盡致。屬稿未竟。為

占元所見。大憲曰。今日何日。豈猶書生弄墨時耶。遂奪其筆。口授六言白話文告八句。令貼之通衢。一時見者。無不傳為笑談。

〔三〕 陳光遠之軼事

『鬻妻買藥』 光遠為長江三督之一。體素羸弱。而家極貧。壯年時。忽患奇疾。醫藥罔效。一走江湖者過其門。俗稱為走方郎中曰。此疾有方可治。但須得錢二十千。方能配合藥料。光遠自念家無隔宿之糧。何從得此藥資。乃商諸妻曰。吾將病死。汝亦何以為生。今擬鬻汝而買藥。則吾與汝兩活矣。未知汝意云何。妻堅執不可。強之再三。泣而從之。光遠得錢。往訪走江湖者。配藥服之。疾果瘳。及為軍官。即以重金贖妻還。仍為夫婦如初。此事雖未能必其確否。然以視世之富貴而厭棄糟糠者。殆有天淵之別。拉雜記之。所以見光遠夫婦之兩賢也。

『對客假寐』 光遠神志倘恍。每與賓客接談。語未竟。意已茫然。一日。有某道尹因公晉謁。正在討論之際。光遠忽倚榻假寐。某恐其隔宿未眠。故偶爾神倦。乃靜待之。移時。光遠忽摩挲倦眼。問某道尹來此何事。某將頃談之事。重述一遍。光遠凝神細聽。忽起立。旋入內室。不復出。而見客矣。某又靜候良久。意光遠必與幕友商辦法。孰知自午至暮。杳無音信。詢諸署內人。則曰早已入睡鄉矣。某初以為光遠之慢客。後

聞諸其左右曰。光遠素患神經病。近日發益甚。故有此現象耳。

【四十】薩鎮冰之軼事

『款讌愛子』鎮冰。閩人。在吾國海軍中。資望最尊。而性情樸實。志趣高超。實無時下武人之習氣也。有子曰福樹。某歲。自美留學歸。鎮冰設讌款之。命子居上座。邀諸親友作陪。捧觴進曰。此後吾父子析居而處。各自為政。今日之酒。即所以祝爾自立。他日握手相逢。勿拘拘於父子之禮。視若平等可也。其子聞言。瞠目咋舌。不知所對。眾亦掩口而笑。鎮冰則飲啖自若。及席散。猶親送其子至門外。一笑而別。

『屏棄僕從』鎮冰服官數十年。操守廉潔。力戒奢惰。服役之輩。僅倉頭三四人。然平素出入。猶必屏棄弗用。不使之扈從左右。在京師時。每日赴衙治事。一手携竹杖。一手提皮包。緩步當車。人不知其為現任之總長也。前年駐節滬上。項城命其攷核兵工廠之製造。所居離廠極遠。鎮冰每出入。雇街頭人力車。從未招搖過市。是以知其家無私蓄。非世之矯情者可比也。

【四十一】張懷芝之軼事

『計殺伶人』懷芝。字子志。河南人。清季為陸軍統制。反對民黨最力。時伶人王鐘

聲頗具革命思想。常藉新劇以鼓惑國民。辛亥之秋。鄂省起義。鐘聲思於天津獨樹一幟。響應南方。為懷芝所悉。乃藉祝壽為名。聘請新舊名伶。至署內演戲。鐘聲不知是計。方私幸此行可以鼓動軍隊。翩然而往。既入署。見外面一無排場。方將返駕。懷芝亟命執而繫之。笑謂鐘聲曰。今日新戲目。當演一齣。轅門槍斃。以博顧客之歡。因爾無得力之配手。故余暫承其乏。言已。即袖出手槍一枝。向鐘聲彈擊之。砰然一聲。鐘聲倒地而斃。故當時北方各省。皆岌岌可危。而天津一隅。始終未受兵革之患。是皆懷芝之力也。

『鞭責屬官』懷芝性粗直。喜怒無常。見人輒稱兄弟。莞山東兵符時。麾下有某參謀。調充某師團長。臨行。走謁懷芝辭別。懷芝欣然曰。老兄高升。失敬之至。咱當為老兄洗塵。以壯行色也。某連稱不敢。懷芝忽變色曰。爾既不敢。便責軍棍四十。以代送行。何如。左右之人。對於懷芝之命。從未敢違拗者。今見懷芝怒容滿面。不知何意。即按某於地。施以鞭責。未及半數。兩腿已血流如注。懷芝遂命放之行。某無如之何。惟有自認晦氣而已。

【四】 姜桂題之軼事

『小兵揮拳』桂題。字漢卿。河南人。清季。率所部南下防浦口。一日。微服步街頭。見

小兵某甲。方沽酒市魚。論價既定。取魚而歸。賣魚者向之索值。某甲非但不給。且用力毆人。桂題怒甚。問甲何以不給錢。甲曰。毋與汝事。桂題直前披其頰。甲固新入伍者。不識桂題為主將。亦揮拳以報之。正紛擾間。有某管帶過其旁。駭絕。謂某甲曰。此即大帥也。爾奈何冒犯之。甲聞言。飛步逃去。少頃。桂題歸。某管帶已縛甲至轅門請罪。桂題熟視良久曰。我披其頰。彼報以拳。均是打也。何罪之有。且不知者不罪。甲之敢於辱我者。以不知我為其主將也。竟斥之退。旁人聞之。無不歎桂題度量之寬宏。為不可及耳。

『市中坦腹』桂題早歲勇而不武。其守旅順口也。每當夏日。恒盤躡跣足。披短衣。執巨扇。坦腹遊市中。時或沽飲酒樓。既醉。則沿路高唱大江東。不復知所檢束矣。一日夕陽西墜。桂題醉眼模糊。不辨路徑。竟致闖入人家。其家祇姑媳二人。姑在外未歸。媳正倚閭以望姑。桂題為酒所困。既至此家。坐於階下。足軟不能行。鄰有無賴子。見桂題入。誤為調戲婦女。乃率里中少年。奔入執之。桂題見諸無賴來勢洶洶。大呼曰。我乃姜老漢。汝曹豈不識耶。眾人聞言。相率奔逃。蓋姜老漢三字。為其地之人。以之稱桂題者也。無賴子初本不識桂題為何人。今聞自述其名。知為駐防旅順口之統領。故逃之惟恐不遠耳。

【四三】岑春煊之軼事

『割鬚潛逃』春煊字堯階。西林人。任清為兩廣總督。因病罷歸。辛亥之秋。蜀事方棘。朝命春煊赴川查辦。甫至漢上。鄂難已作。春煊懼。謀宵遁。又恐為黨人識破。乃密囑小星操刀割其鬚。易為黨人裝。乘某國輪船。潛逃滬上。時東南半壁。均入民黨之手。疆吏朝臣。相率來滬。作世外桃源。春煊初至日。竟有覲面不相識者。有促狹鬼。為改唐詩句。以嘲之云。赫赫赴川黜。黯回朝衣脫去鬚。毛摧逃官相見不相識。笑問黨人何處來。讀此詩者。無不為之捧腹。

『聞炮獨酌』春煊在漢上。邀請諸要人宴會。正在興高采烈之時。忽聞大炮轟然一聲。眾中有潛出探聽者。知為民黨起義。乃急急回寓。以備逃亡之計。其後席上之客。見初出者去而不返。疑有變故。相繼出席探聽。無一返者。春煊一人獨酌。不知客去之由。及至門外一觀。則滿街已樹白幟矣。心慌意亂。逃至江邊。無一船可渡。乃歸寓。挈其愛妾。於起義之第二日。始乘某國輪船。離漢而逃滬云。

【四四】陸榮廷之軼事

『出身綠林』榮廷字幹卿。南寧人。清光緒中年。率諸健兒。嘯聚龍州邊界。數出為

患。然所劫者皆外人之財。中原之一草一木不取也。故衆呼之為義盜。時法人據越南。勢欲方張。榮廷率所部出。隨法人後。以繩背負之。遽奔走。履山險若平地。殺而投諸山下。為越人報讎。法人初不知失蹤之由。嗣後一人出。則數人遙隨之。以覘其異。知為榮廷部下所負去。欲追及之。則山路崎嶇。不良於行。惟有任其奔逃。無如之何。法人知不能敵。乃相戒不敢出。迨岑春煊督粵。招榮廷歸降而授以官。而後桂邊無悍匪之患矣。

『優禮民黨』榮廷自受招撫而後。屢建戰功。清末官至廣西提督。其幕下之賓僚將校。富有革命思想。榮廷濡染既久。亦知優禮民黨。鎮南關之役。孫文等廣集軍中。榮廷初則按兵不動。後知文等已逃。乃傳令攻擊。部下之人。莫知其意。實即所以市恩民黨。於所居武鳴山中。特建高大之廬。凡故舊之有勞績者。無不招致之。平居好俠尚義。遇貧苦無告之人。每解囊助之。而不示其名。受金者往往不識所自來也。入民國後。始終保護民黨。故民黨之人咸德之。

【四五】唐繼堯之軼事

『密籌餉糈』繼堯字贊賡。會澤人。年二十四。即專領軍符。抱大雲南主義。欲伸勢力於蜀中。故無日不以攻蜀為事。在軍營日。秉燭獨坐。吸淡巴菰。或拍案大呼。或拔

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前年因用兵川蜀。餉糈無出。籌思竟夜。忽傳令軍中。大開煙禁。運土之法。每假手於軍士。蜀中雲土充斥。蓋皆由輜重隊販來者。後車繫累。人皆莫敢過問。此事雖為盛德之累。然以籌餉故。亦不得不如此。或謂繼堯已擁巨資。皆由販土而來。是則不可信也。

『預知天雨』辛亥之秋。編隊北伐。繼堯為總司令。率所部道經貴陽。將安營焉。繼堯忽命前進。諸將以天晚力阻。繼堯隨發令去。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恨。迨黃昏後。天大雨。前此將安營之地。水深丈餘。幾致漂沒。軍士咸詫為神奇。繼堯曰。我有何異術。持師古人之法耳。昨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故令速進。奈人之不諒。我哉。軍士聞言。咸驚歎不止。

【四六】李烈鈞之軼事

『冶遊納妾』烈鈞。字燮和。贛人。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初供職於雲南。旋歸江西。好冶遊。秦樓楚館之中。無不有其足跡焉。而與某名妓最暱。欲以金屋貯之。為搗母所阻。卒不果。一夕。烈鈞與某妓謀。將以出遊為名。聯袂偕逃。孰知某妓非真心。傾向烈鈞者。洩其謀於搗母。搗母恨之甚。遂造為蜚言。謂烈鈞將掠奪人女為妾。烈鈞知受某妓之欺。從此遂絕跡也。

『獨居遇刺』南北再闕。烈鈞屬政學系。擁戴岑春煊甚力。嫉之者欲得而甘心焉。一夕嘗獨居帳中。忽有不識姓名之男子。揭帳視之。見烈鈞手執一卷。倚牀而卧。目炯炯有光。不敢入。烈鈞聞聲。覺有異。遽自帳內出。其人猶瑟縮帳外。烈鈞亟呼僕從起。命搜其身。得小匕首一問何用。曰小人奉某大人之命來。欲取君之首級。不意適見君狀。趨起未敢前進。似有人掣我之肘者。知君之後福無量也。小人有死而已。既不能歸以報命。亦不敢腆顏乞怒。惟君之垂察焉。言已。引頸受戮。烈鈞義而釋之。

〔四七〕 尹昌衡之軼事

『寵納蠻女』昌衡字太昭。彭縣人。以諸生留學日本。歸為陸軍管帶。辛亥變作。起兵殺趙爾豐。自立為都督。既而辭組入京。以事忤項城意。遂舉其治兵川邊之劣跡。付諸法曹。飽嘗鐵窗風味者有年。聞昌衡西征時。曾納蠻女充下陳。繫獄之日。忽得一種奇病。腹部腫痛。捫之有塊。醫者囑服金雞納霜。服後瀉出一蟲。長丈餘。形如棉帶。病即霍然。或謂西藏地方。有植物一種。倘誤食之。即得此病。殆昌衡在邊時誤食此物所致。或云昌衡此病。與蠻女不無關係。其信然歟。

『威服鴛婦』昌衡在京之日。與梁玉樓一段豔史。亦為都人士所豔稱。玉樓為八埠翹楚。色藝冠其曹。昌衡一見傾心。玉樓崇拜英雄。亦頻加青眼。無何昌衡願量珠

為聘。藏諸金屋。而假母所望。殊奢。事幾不諧。幸昌衡一怒之威。屈服鴛婦。好事始成。青蓮花開。畫堂春永。昌衡左抱嬌娃。右揮榜筆。嘗賦美人歌。以自豪。信乎脂粉能軟化人。而足令邯鄲壯士心醉也。

【四六】龍濟光之軼事

『草菅人命』濟光字紫宸。雲南蒙自土司也。幼時好與人鬪。一言不合。輒拔刀相向。嘗殺人。亡走荒山中。採芋實獵。雖免以食。數月後。知死者無親族。善堂已收殮之。官廳亦不之問。乃復出山。後在軍中。往往魚肉平民。一薙髮匠偶不慎。創其頸。血出少許。濟光立鞭殺之。又一傭婦。已受孕矣。以貧故。役於其家。晨起稍遲。濟光踢之。仆地。遂小產。母子俱死。故粵人恨之刺骨。而畏其威。不敢言也。

『縱容兵士』濟光所部之兵。曰濟軍。平日一無紀律。人民以被兵騷擾告者。小事則置之不理。大事則多方為之解脫。或且反坐焉。以故人民畏之如虎。而莫敢櫻其鋒。然兵士之中。有不遵濟光之命令者。則軍令又甚嚴。或杖或殺。酷虐無比。蓋對於人民之事。不袒護。不足以示其恩。對於己之命令。不嚴厲。不足以昭其威。此為濟光御兵之秘訣。而濟軍野陋愚魯。有類未開化之蠻人。故竟受其統馭。畏之而愛之也。『私販煙土』濟光督粵數年。日以販土為事。因此富逾千萬。儼然有霸王氣象。帝

制發起之時。有人譖之於袁項城者。項城不之問。反令蔡乃煌來粵。弛煙禁以結其歡。濟光以乃煌大權獨攬。於個人權利。不免大受影響。會滇桂等省。相繼獨立。濟光乃槍斃之。以示與項城決絕。有反正之意。一時輿論大快。而不知其假公濟私。正欲掩其販土之劣跡耳。

【四九】張勳之軼事

『典質敝裘』勳字少軒。江西人。初受知於廣西提督蘇元春。後以元春之薦。往附袁項城。元春以百金為贖。勳之舊部。有以貧乏告者。輒給英餅數枚而去。如是者旬日。來者益多。勳無難色。囊金盡。至典質衣物以繼之。荏苒至冬。終無去意。所餘者惟敝裘一襲。差足章身。一日天晚。風雪交作。廣西雖地處南方。而是日之冷。亦在寒暑表二十度左右。勳瑟縮旅舍。飢寒交迫。鬱鬱寡歡。乃出門去。忽聞大道之旁。有唱京劇者。其聲出於一巨室。勳頓觸所好。止階下聽之。且以手作勢。若拍板。眼然。風雪撲衣。不顧焉。夜既闌。唱者亦止。勳興盡而歸。旅舍之門不得啟。遂蹠蹠道中。以達旦。明日覺寒甚。乃復拉其舊部數人。酣飲於酒樓。此時勳竟一貧如洗。而部下尤多窮者。酒肴之費。舉不堪任。勳又質其裘而給之。後為陸榮廷所聞。復助以資。而勳始得啟行。轉輾而北上矣。

「隨挾包衣」勳自離元春而後。悒悒不得志。抵滬上。遇名伶周鳳林。鳳林為蘇人。綺年玉貌。才藝雙絕。其聲名實不亞於今之梅蘭芳。謂勳曰。觀君氣概。非凡下者流。奈何自墮其志氣乎。如不以某為微辱。請暫留某處。徐圖機遇可也。勳感激流涕。遂留鳳林處。鳳林每晚至戲園。勳必與偕。有時且為之挾包衣。卸殘粧。當時滬上之巨紳大賈。有不得鳳林之一盼者。至妒之。而欲加害於勳。不圖數十年後。乃有以勳曾隨鳳林挾包衣而誡之者。此則因勳之剛愎不仁。故為此已甚之言。實足為勳叫屈也。

「寵擅專房」勳有一妻四妾。而王克琴尚不在其內。第一妾名小毛子。生一女。未幾而夭。自顧行年六十。膝下猶虛。不覺喟然長歎。四妾之中。小毛子多病。第四妾年尚幼。而二、三兩妾皆不育。因思在津門時。曾識女伶王克琴。明眸善睇。體態風流。頗思羅致之。顧此時克琴適演劇漢上。未可遽得也。會有投於轅門者。欲運動某局總辦。勳頗難之。其人曰。以大帥之力。何求不得。人非木石。孰不欲圖報於將來。願大帥一援手。勳曰。有是哉。子亦見王克琴之演戲乎。所謀之事。容徐圖可也。其人會意曰。王克琴。天人也。苟得有力者。藏諸金屋。誠此豈之幸。勳聞之欣然。越三日。而王克琴輒演於漢皋矣。又明日。而某某為某局總辦矣。更二日。而王克琴至徐州矣。入門以三大條件相要挾。勳悉允之。自是寵擅專房。而勳遂一日不可無克琴矣。

【五十】倪嗣冲之軼事

『冠帶被囚』 嗣冲字丹宸。潁州人。清光宣間。由佐雜出身。歷保至監司。今大總統徐東海督東。以道員擢為黑龍江民政使。及錫良代之。夙聞火燒屯荒。價多中飽。皆出於嗣冲之手。遴員察之。盡得其實。乃大怒。立奏褫職查辦。被囚之日。嗣冲猶未得訊。晨起。整齊冠帶。陪督撫商議政事。意氣揚揚。不可一世。商議未竟。督署奉到諭旨。著將嗣冲革職拘禁。剎那間。鐵索琅鐺。而令嗣冲嘗黑獄之風味矣。人云官場如戲場。觀於此而益信。

『入水求珠』 嗣冲有一愛妾。欲得巨圓之珠。遍召諸賈者。悉以所有之寶進。終不能愜其意。其妾固略識文字者。乃謂嗣冲曰。必得合浦之珠而後可。嗣冲誤合浦為浦口。即曰。浦口去蚌埠不遠。頃刻可達。遂喚善泅水者十餘人。至浦口。入水求之。撈得大蚌無數。令軍士押之歸。待其腐敗。啟壳求之。卒無所得。嗣冲懊喪甚。其妾知有誤。乃為之說明。合浦在廣東省。非江蘇之浦口也。嗣冲啞然失笑。其後以二萬金向某國人購得東珠一顆。以畀其妾。其妾乃大樂。

【五十一】盧永祥之軼事

『憲兵示威』永祥字子嘉。濟陽人。清季由隊官歷拔至第三鎮統制。治軍長春。值端陽日。華軍與日軍鬪於娼寮。日憲兵越界示威。永祥聞之。驚駭無措。亟往妓寮為日軍賠罪。而治華軍以滋事之罪。其事始寢。或謂永祥見日軍時。連連作揖。大聞筵讌。請日軍飲酒。席間。借某妓捧觴上壽。以平其怒。日軍左擁右抱。其樂無極。及至席散。永祥猶恭送於門。於是一場大事。化為烏有。否則又將起國際之交涉矣。事為曹錕所聞。謂其有辱國體。大加申斥。蓋永祥時方隸銀麾下。故不敢與辯。此或傳聞者過甚其詞。未可據以為實事也。

『公子受辱』上海法界某舞臺。男女合演。生涯殊不惡。有坤伶露蘭春者。工鬚生色。藝兼佳。園主依為台柱。甚優禮之。一夕。正演斬黃袍。花樓中有衣服麗都之貴公子。突報以倒采。園主不識為何許人也。恐開罪露伶。乃上樓酬公子以老拳。公子態度從容。不以為辱。匆匆下樓。即通電話於某軍事機關。俄有汽車一輛。停於某舞臺門口。有糾糾者數人入。請園主至某處談話。園主不察。登車去。即入某機關拘留室。次日。上法庭。則昨日被辱之貴公子。固赫然在焉。卒以罰鍰了事。後聞之人云。此貴公子者。即永祥之長子也。

【三】李厚基之軼事

『哭送姬妾』厚基。銅山人。初為袁項城侍弁。入民國。以師長防閩。後授督軍。有姬妾二人。皆娶自南中者。民國七年。敵軍深入閩疆。勢甚岌岌。厚基乃送其姬妾至滬。而自赴廈督師。臨別時。執二妾之手而泣曰。余受國深恩。義無逃理。此去不幸而亡。則爾輩當為我守節。否則後會有期。慎勿以我為念也。言下。二妾亦涕淚沾襟。人有見之者。謂厚基兒女情長。故氣餒若是。當時某報竟稱其已潛逃去。抑亦誣矣。

『厚卹兵士』厚基所部兵士。皆淮徐人。其閭里也。平時一無紀律。恃強橫行。不守節制。一兵飲酒於廈門市肆中。償資時。不名一錢。酒傭爭之。飽以老拳。傷鼻出血。為幕僚某君所見。告之厚基。厚基乃傳該兵進轅門。問以何故在酒肆闖禍。該兵堅不承認。厚基怒曰。余初意不欲殺爾。今爾敢在余前抵賴。則平日之蠻橫可知。遂命狗於市中。即日槍斃。而自捐資三百元。以卹死者家。於是兵士無不懾服。

【五三】張敬堯之軼事

『利誘貞婦』敬堯少時。專以漁色為事。有某婦者。居於其鄰。姿容秀豔。早歲孀居。然平素貞節自持。藉針黹以餬口。而人莫能犯以非禮。敬堯見而悅之。知其以女工自給焉。乃購夏布一匹。計長四丈八尺。令做背心一件。需布四五尺足矣。餘多者資以為餌。婦若不知也者。將交來之布。做成長背心一件。越數日。敬堯往取。出以畀之。

且堅索工資需幾何。敬堯瞠目不敢作一語。只得如數給以工資。携之而歸。

『怒罵劣弟』敬堯有弟三人。最少者曰敬湯。藉乃兄之勢力。居然為某旅旅長矣。敬堯任湖南督軍。屢向政府索軍餉。遣敬湯北上。守取而歸。雖則庫款如洗。應付維艱。而以段合肥之面子。財部特勉籌三十萬。交與敬湯。孰知敬湯挾款來滬。終日花天酒地。視為安樂之窩。而於乃兄之危急不顧焉。時南兵方攻入湘省。敬堯之一敗塗地。未嘗不受此事之影響。軍餉無著。兵心渙散。致有最後之結果。及逃至漢上。聞悉敬湯仍逗留春申。於是乃大罵不止。或云敬湯取得餉銀之後。曾滙萬金於敬堯。果爾則何必多此一舉也。

【畜】 吳光新之軼事

『計逐猴羣』光新。皖人。為段合肥之姻戚。饒智計。人皆以才士目之。民國四年。授為援川總司令。嘗率兵入萬縣山中。村人苦羣猴盜食田糧。晨必發火器以驚之。光新問故。村人以實告。光新令捉一猴來。薙其毛。鉗其口。畫面為怪物狀。明晨俟羣猴來。縱之去。皆驚走。薙毛之猴。見羣猴返奔。急相逐。羣猴益驚。越山數十重。不敢復至。自是其患遂絕。

『暢吸鴉片』光新夙有阿芙蓉癖。自直皖戰事發生後。逗留漢上。運動軍隊。將取

占元而代之。無如事機不密。為占元所悉。乃乘其詐設筵讌。入署邀飲之時。命軍士拘之密室。室之四圍。布以軍隊。各執刀槍。如臨巨敵。然而令光新吸煙其間。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任其意而吸之。惟不得出室門一步。光新終日伏處。鬱鬱無聊。雖經多數要人代為說項。回復其自由。但占元以查有種種謀亂證據。且欲置己於死地。故不肯輕釋之。現已褫奪官勳。聞將付諸軍事裁判云。

【五】 劉冠雄之軼事

『購屋償願』冠雄閩人。出身寒微。閩中素無恒產。顯達後。以閩之紳衿。多住城南。乃亦就宮巷中置屋一所。已歷多年。惟該屋湫隘異常。觀瞻不雅。冠雄自視與今日身分不合。此番回籍。覓得何姓房屋一所。在西關何厝鄉。前後計三十八進。魚沼木石。備極清幽。因向議價。購作別墅。何姓以房屋眾多。羣居已及百年。不願出售。冠雄頗憤憤。擬以官力迫之。何姓亦頗倔強。後經人調停。卒以銀幣二十萬元。作為代價。聞已將手續辦妥。預備雇匠大興土木。統計此屋修理竣工。需款五十萬左右。人疑冠雄既有此巨款。何不就名勝之處。購置產業。而必欲注意此鄉僻之區。識者謂其中大有原因。蓋冠雄十餘歲時。曾隨乃父至何姓家。因細故口角。曾口出大言。謂安知此屋將來不屬於我。今為此舉。所以償其夙願也。

『責人軟心』冠雄當此次回鄉時。旅京同鄉官。曾就福建會館。開筵祖餞。有某某數人。以迭接福州函電。均謂李厚基在閩。措置乖謬。地方受其蹂躪。不可收拾。託冠雄於旋閩後。妥為查明。設法挽救。及冠雄回閩。因即往謁李厚基之母。時厚基亦在側。冠雄向其母曰。督軍在閩。聲名甚劣。老太太何不隨時提醒提醒。我在京被人詛罵。皆謂督軍是我帶來。今督軍禍閩。不啻即我禍閩。令我左右為難。請老太太代我想。想。想。厚基之母答云。我兒所做事情。我都不知道。現在如何挽回。務乞總長在交誼上代為想法。厚基俯首無言。冠雄見此情形。不覺心腸頓軟。即云。我知督軍是好人。不過所用屬吏。種種荒謬。今祇須將此輩更去。便可無事也。厚基母子二人。均極贊成。冠雄遂告辭而別。

【五六】于右任之軼事

『賞識名妓』右任。關中人。善文章。光復前。主上海民立報。一紙風行。萬人爭覩。想望風采者。足不絕其門。暇時。輒携三五良朋。飲酒賦詩。以為樂。偶而選色徵歌。則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有妓女貝錦者。初無赫赫名。右任飛箋名之一見。歎賞。因寵以詩。為之揄揚於達官貴人前。未逾月。貝錦之名大噪。花選揭曉。竟舉為花國副總統。自是十里洋場。時見有美髯俠士。紅粉佳人。並肩坐摩托卡中。幾疑為古時風塵三俠。

中人近以護國軍事。遙運關中。貝錦則久無消息。未知軍書旁午時。亦尚憶當年酒。綠燈紅之勝否。

『勸導鄉農』自陳樹藩受段氏意旨。遂陸建章而督陝。於是秦隴要害之地。縱民遍種煙苗。重收其稅。以為餉精。備抵抗南軍之用。終歲無安寧之日。右任不忍鄉人受毒。乃自稱護國軍總司令。躬冒矢石。勸導鄉農。勿貪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嘗編白話文。令人四處勸講。鄉人感其言。遂自鋤煙苗而改種焉。惟以兵力薄弱。不能驅樹藩而代之為可恨耳。假使南北統一。昇以高位。則陝中之煙患。可指日而肅清也。

【五七】 吳佩孚之軼事

『競呼異人』佩孚。字子玉。山東人。以第三師師長。駐兵衡州。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有豪傑士。需用數百金。輒立與之。故人人願致死力。直皖戰事發生。佩孚指揮兵士。勢如破竹。全國婦孺。無不知有吳佩孚者。競呼之為異人。於是好事之徒。遂引劉伯溫推背圖上兩句以證之。句云。有一異人自楚歸。馬蹄得尋安穴。解之者曰。異人者。吳佩孚也。以一師長而推倒皖系。不得不謂之異。由衡州撤防而北。是自楚歸也。討伐安福系。是尋安穴也。無一不驗。可謂事由前定云云。

『不愧儒將』佩孚少時折節讀書。故長於詩文。及治軍日。專以訓練為事。所部兵士。習刀槍火器之暇。則以歷史地理。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扃。書聲琅琅出門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軍麾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嘗於月夜。作長歌一首。以勵兵士。一時和者甚眾。其有於書中義理不明處。就正於佩孚。佩孚必口講指畫。如師長之訓子弟然。真不愧今之儒將也。

【笑】屈映光之軼事

『素不喫飯』映光。字文六。浙江台州人。任魯省長時。某紳邀之赴宴。適值星期日。署中例應停止辦公。以故幕僚盡皆外出。或買醉於酒樓。或聚賭於密室。欲尋一司筆札之人。實不可得。平時映光飲酒極豪。惟酒後不能喫飯。是日以略受感冒。既不能飲。又不能飯。乃辭以不赴。且自作書却之。中有本省長素不喫飯。今日更不喫飯。二語。有滑稽者為之轉一語曰。然則貴省長所喫者為何物耶。一時聞者。無不傳為笑柄。

『誤寫別字』映光出身小學校生。識字無多。初充安徽督練公所書記。旋回浙。為朱瑞治軍需。時瑞方為陸軍管帶。因結為昆弟交。辛亥之冬。瑞以浙軍援蘇功。驟擢師長。映光稱總參謀。未幾。瑞被推為都督。適議軍民分治。竟薦映光為民政長。進身

名八事... 二卷二
之速。殆無有逾於此者矣。嘗至課吏館演說。登臺後。先在黑板上書預備二字。誤預為預。時教育廳長某君在旁。暗囑將預字改正。映光急拭去右邊之頁字。改書象字。成為豫字。館員中之黠者。早已覺察。無不掩口葫蘆。映光雖長於應變之才。至此亦面紅耳赤。手足無所措矣。

【五元】張元奇之軼事

『嫁女決裂』元奇。字珍午。閩侯人。與周樹模為莫逆交。又以同隸徐系故。結為兒女親家。元奇之女公子。許配與樹模之子為婦。及舉行婚禮之前一日。雙方忽然決裂。據聞周氏已聘定胡聘之之孫女為媳。後因胡女有羊癩瘋病。時發時愈。且胡氏家又中落。乃取消婚約。另與張氏聯姻。胡氏初欲訟之法庭。賴某君從中和解。令周氏月給胡女養贍費百元。終其身。其事始寢。於是周張二氏商量舉辦喜事。兩家各發請帖。大事鋪張。詎元奇之女公子。頗有見地。弗善乃父與樹模之所為。特於吉期之前一日。向其父提出質問書。(一)周胡兩姓事。如何解除。是否有解除證據。(二)如無解除證據。雖父命不行。元奇不料其女臨時發生問題。即向樹模轉述此意見。樹模大窘。蓋解除之說。祇口頭言定。並無證據也。於是此踵事增華之喜事。遂告中止。而得有請帖之客。尚未得其詳。臨時往賀。均餉以閉門羹。莫不詫為異事也。

『納妾隱瞞』元奇有季常癖。一聞河東獅吼。則懾伏而不敢動。清光緒時。今大總統徐東海督東。調元奇署錦州府知府。至即擢署民政使。及錫良至。撤左右參贊。以用人之柄授民政。秩視各省藩司。於是奉省政權。盡操於元奇之手。聲勢赫奕。人皆望而畏之。惟懼內甚。嘗納一妾。不敢使知。就甘万橋賃一屋。居妾其中。每於公事之暇。微服而往。臨行時。必切囑其左右親信之人。如夫人問及。則以督署有要公對。左右之人。乘機通行賄賂。凡納賄若干者。即可得各縣警長缺。蓋其甥楊某。時方莞警務故也。元奇之名。因是大壞。趙爾巽至。頗裁抑之。方欲運動他調。而革命事作矣。

【卒】 饒漢祥之軼事

『調查鴉片』漢祥。字密僧。湖北蘄州人。工文辭。駢四儷六。詞藻風流。為近人所傳誦。夙嗜鴉片。終日吞雲吐霧。一榻橫陳。至足樂也。榻上自書一橫匾。署曰色香味三字。極有風味。清代末葉。聽鼓聞垣。時禁煙功令森嚴。漢祥至。闖入調驗室。如魚之失水。涕淚交流。幾致臥病不起。日惟賂求獄卒。私購玫瑰參片數粒。為續命丹。困憊之狀。不堪言喻。會有同年生梅某。調為禁煙局文案。為之言於當道。乃得釋。

『誤認竊賊』民國初年。漢祥應黎黃陂聘。充鄂軍府秘書。後薦授湖北民政長。當其應聘之時。由某萃至漢。服御不類顯客。乘坐某局輪船頭等艙。其隔室為一西人

所據。船將抵漢。忽察覺失却鑽戒一枚。報告船上帳房。帳房見失主為一西人。不敢怠慢。即偕同出查。首至漢祥輪。西人見其狀頗樸陋。而乘頭等艙位。情有可疑。即強令帳房。檢查其行李。漢祥與爭辯。帳房置之不理。於是任其搜查。搜查未已。而船已抵埠。鄂軍府預派汽車在埠迎候。並有軍府中諸要人多在迎接。即下船晤漢祥。是時西人見其場面濶綽。知為著名人物。必屬誤認。避而他去。帳房見勢不佳。亦藏匿不見。漢祥登岸之後。並未加以責問。其度量洵不可及也。

【卒】汪瑞閩之軼事

『納妓為室』瑞閩。字頴首。皖人。二次革命之前。袁項城授為江西民政長。都督李烈鈞拒之。於是南北決裂。遂有湖口之役。其夫人某氏。或謂係勾欄中人。瑞閩未通顯時。偶來滬上。作尋花問柳之事。某妓一見傾心。願侍箕帚。瑞閩辭以不可。曰。余寄跡他鄉。家無恒產。卿毋冒昧從事。致貽後悔。某妓曰。僕閩人多矣。以君相貌。必非久居人下者。故願托以終身。至餬口之資。勿勞君顧慮也。即日除去豔幟。與瑞閩卜居於泥城橋畔之某里。瑞閩本無妻室。至是儼然為夫婦。某妓並出私蓄為瑞閩運動得官。遂致顯貴。事之確否未敢必。姑就或人所言而記之如此。

『惜玉憐香』

瑞閩當有清之時。以道員需次江西。辦事實心。遂權臬篆。旋改歸江

蘇司上海警政有年。時有富家子。為人引誘淫賭。晝夜不歸。賭資負至鉅萬。為其父告發。瑞聞繫抽頭者至。一四五十歲婦人也。婦有女。年二十餘。並械而至。容貌姣好。口操吳音。詢之。則曰本蘇人。里居姓氏。約略可述。為惡人拐賣至此。婦以賭為業。而以儂為餌。稍不如意。撻辱立至。所不忍言。願求超豁。瑞聞見其荏弱可憐。不禁為之惋歎。懲婦人如其罪。追還其所得金。咨蘇州查女家。以金之半給女。交其父母領回擇配。是於鋤奸罰惡之中。寓惜玉憐香之意。

【李二】張鎮芳之軼事

『倡和新詩』鎮芳。字馨菴。項城人。與世凱有戚誼。世凱筦北洋時。納資為道員。後擢長蘆鹽運使。為世凱彌補虧帑至數十萬之巨。及世凱罷官歸家。鎮芳以醜商私假外債禍作。亦解職歸。居彰德。與世凱吟詠倡和。詞句鄙俚。皆頌揚世凱語。世凱尤寵之。入民國。初授為河南民政長。旋內任財政總長。所以酬知己也。帝制議起。其左右親信之人。詢其意向如何。鎮芳曰。慰廷稱帝。吾輩與有榮施。惟歉然無以對清室耳。因進頌揚詩十律。時人鄙之。

『攜帶煙泡』丁巳七月。張勳舉兵復辟。鎮芳曰。此正義也。事成則中華真安。無民國南北交爭之患矣。遂授度支部尚書。首冠銅頂。服補褂蟒衣。入闕謝恩。未幾。段合

肥誓師馬廠。辦軍大敗。鎮芳即搜括現洋鈔票十餘萬元。潛逃出京。抵豐臺。為段部所獲。現款十餘萬。悉被取去。鎮芳熟視。若無所覩。惟堅握一紙包。若與之同死生者。捕者令棄去。鎮芳曰。頭可斷。此包不可棄。捕者疑為炸彈。莫敢近。後由一軍士奪取。啟視。則中藏煙泡數十枚。捕者無不譁然大笑。送京繫獄。因頓幾死。卒由其子具呈法庭。願毀家助北省水災賑款四十萬元。以贖父罪。乃釋出。

【李三】 鈕傳善之軼事

『拆功壽星』傳善。字元伯。江西人。工結納。善夤緣。清末。授雲南楚雄府知府。光復後。附張勳。勳薦之於袁項城。項城賞之。特授陝西巡按使。嗣入筦煙酒公賣。且兼財政。次長。駸駸乎稱理財專家矣。復辟之前。適值張勳生辰。傳善倩海上某名畫家。畫壽星一軸。以壽之。某受金不辭。兩日而畫成。傳善閱之。則見畫中人。左持尺而右挽弓。凜然威武。傳善以勳武人也。得此必歡忭。遂賸以金羅漢一尊。餽之勳。勳不明其意。懸諸中堂。及誕辰。吳中某名士見之。笑而不言。人問其故。士人曰。此所謂拆功老壽星也。尺弓與拆功同音。吳中人逢失敗事。輒作此語。勳與傳善均未之知耳。

『終身侍郎』張勳復辟之役。傳善運動度支部侍郎甚力。勳以人浮於事。位置極難。乃畀以煙酒局督辦差。傳善頗失望。然為徐圖升遷計。姑暫安之。當偽命頒下之。

日傳善謁勳於南河沿宅中。告勳曰。本日奉諭命某任煙酒督辦。差皇恩浩大。某何人斯。敢不圖報。明日當伏闕謝恩。第不知應穿幾品補服。未便擅用。特來請中堂示勳。沉思良久。語傳善曰。穿二品服可也。我明日給汝一侍郎銜。傳善叩謝而出。翌晨取紅頂補褂服之。攬鏡自照。意氣揚揚。顧謂其妻曰。我今為大清國之侍郎矣。轉瞬之間。進位尚書。汝將封為一品夫人。其妻曰。但恐不穩。傳善恚曰。汝何作此不祥語。及第三日。馬廐起義。消息傳至北京。傳善人本機警。急攜其妻至天津。知討逆軍聲勢極盛。遂幡然變計。以二十萬金報効司令部。並在津門各報登載廣告。聲明養疴北戴河。並未預聞逆謀。其妻乃謂之曰。君擬進位尚書。今為侍郎。僅一日耳。傳善曰。一日侍郎。亦足榮矣。其妻笑曰。一日侍郎。自謂榮極。則我終身侍郎。其榮當何如。傳善初不解。徐思之。大笑曰。好個終身侍郎。

【奇聞】朱家寶之軼事

『斯文變相』家寶。字經田。雲南人。清光緒時。以舉人官直隸知縣。累擢至吉林巡撫。當領鄉薦之年。三場已交卷。欲趕頭牌出場。迨飛奔至龍門口。則門已扁閉。家寶怏怏歸號。百無聊賴。姑向黑甜鄉中。一尋黃梁好夢。是日天適酷熱。遂去上下衣。高卧號中。及至醒來。忽聞礮聲隆隆。知已放三牌矣。急覓衣袴。則皆不翼而飛。大駭。狂

呼號軍。責其賠償。否則定稟號官重懲。正在喧攘之際。適其友某君來。問悉情由。乃假以長衫一襲。衣之而出。而下體並無遮蓋。行至頭門。忽為一陣狂風。將衣吹起。於是醜態畢露。門左文武各官。鵠立兩旁。見此情形。無不笑斯文之變相云。

『父喪不奔』專制時代。嚴奔喪之制。所以重倫常也。迨乎民國。雖未頒奔喪之明文。然為人子者。一念身所自出。則斷不忍戀戀一官。而置父母之喪於不顧。家寶之父。初為雲南光復軍所拘。後遂憤憤而死。時家寶方任直隸巡按使。知項城有帝制自為之心。攀龍附鳳。惟恐不及。訃書至。漠然不動於心。惟以禮制攸闕。不得不作一度之辭職。呈上。項城下令慰留。無非移孝作忠。奪情報國之語。家寶得此。竟引為大義所在。不去官。項城賢之。優禮有加。其後卒以贊成復辟。首先稱賀。為段合肥所逐。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六五〕 孫毓筠之軼事

『納寵洩怨』毓筠。字少侯。壽州籍。孫家蘆之從孫也。留學東瀛。入同盟會。歸國後。聽鼓白門。將聯絡江皖徵兵。謀大舉。時端方督兩江。以有人告密。收鞠之。繫之獄中。先是。毓筠狎斜遊。暱一妓。往來甚密。一夕。妓忽失所在。及繫獄之時。忽由獄卒遞一簡至。略云。容冬一別。勞燕分飛。似海侯門。相見無日。頃者驚聞郎君身入囹圄。五內

如焚。莫可告訴。遙念鐵窗風味。憔悴何如。會當竭力營謀。以酬郎君之高誼。尚祈樂天知命。努力加餐。不勝盼禱之至。毓筠闕畢。私念平生蛾眉知己。惟某妓一人。今就此簡察之。得毋佳人已歸沙吒利歟。未幾。遂出獄。迨端方被害川中之日。毓筠已被推為安徽都督。方之眷屬。由蜀歸滬。道經皖江。毓筠見某妓在焉。遂迎至署中。寵以專房。每遇友至。輒出以見客。曰。此方之故寵也。或謂毓筠之納方寵為妾。為洩怨計耳。是說也。吾不敢信。

『借佛斂錢』毓筠督皖。以軍人不承節制。被擠去。至京師。酷嗜鴉片。且多內寵。以故日用浩繁。債臺高築。惟好佛。所交多釋子。有蜀僧某。善相術。自謂能決未來事。與毓筠為方外交。嘗介紹相克定。僧謂其風度似太原公子。神采類白水真人。惜生當民國耳。一日。克定過毓筠所。僧適先在。言曾相項城。壽不能躋古稀。即早正位。亦不過如唐之高祖。若遲疑不決。則歲月易邁。不知其可矣。克定本冀非分。聞僧言。於是帝制之議乃興。出資二百萬。屬毓筠與楊度組織籌安會。或謂僧言皆毓筠所授。因負債多。欲藉是斂金錢也。及洪憲敗。自京師逃出。轉輾至上海。每晚燃玻璃燈一盞。吞雲吐霧。姬妾左右擁已。則曼聲誦華嚴法華諸經。誠禪家之異境也。

【李六】楊度之軼事

『裝扮僕人』度字哲子。湘潭人。幼而穎敏。嘗從湘綺老人遊。後以舉人納資為郎中。旋晉四品京堂。湘鄂鐵路議起。主借外債建築。湘鄂人恨之刺骨。及度還鄉時。道出漢臯。眾乃擁上輪船。將欲得而甘心焉。寵僕某甲。進艙述危狀。且請易裝潛逃。度倉猝不知所可。急棄衣冠。穿僕人衣。自艙底逃出。眾入艙搜索。不見影蹤。怒甚。裂其衣冠而去。事平後。某甲登岸尋訪。見度蟄伏水邊。狀甚驚悸。某甲曰。爾在此何幹。速回船中。為我置酒壓驚。蓋其時度穿某甲之衣。某甲因穿度之衣也。主僕易位。加以平素度又寵視某甲。絕無上下之分。故甲得為此言以戲之。及歸船後。度責甲曰。頃間之言。設為旁人所聞。令我置身何地。某甲曰。此正僕之保護主人也。不若是。則人將窺出主人真相。大興問罪之師。僕故與主人易位而處。倘遇危難。僕將以身任之。度聞其言。非但不怒。且由此而益寵焉。

『安置文士』籌安會起。度權勢日盛。炙手可熱。一般無聊之文士。困居京師。咸奔走其門。冀得一官半職。以為榮耀鄉里計。度初欲見好若輩。無不與以位置。迨後來者日多。勢難安插。亦心厭之。乃書一紙條。黏於會客室之門左。其詞曰。待新君踐阼。僕任內閣總理。再為諸君謀飯地也。其狂妄如此。是冬。蔡鍔起義於滇中。報至京師。度殊不信。謂松坡為吾至友。且武人中贊成帝制者。彼實居首。安得有是事耶。無何。風聲日緊。黔桂相繼而起。始大隕喪。及項城病歿。度先逃至天津。逮捕命下。遂走

日本。後常往來於津滬之間。有某文士見之。謂之曰。某若待至新君踐阼之後。求君為我謀噉飯之地。則早已為涸轍之魚矣。

【卒七】 嚴復之軼事

『席地吸煙』復字又陵。一字幾道。閩人為海軍學生中前輩第一人。然以嗜鴉片故。弗便任軍官。清季。膺聘為大學教員。時煙禁甚嚴。被逮者日有所聞。而復則不可一日無此君。恐學生之攻訐。故遲遲未敢受聘。迨後有人獻計。謂於卧床之後。牆下掘一洞。鋪席地上。貼近洞口吸煙。則煙氣將由洞之外面散出。如是則不必閉戶。自可吞雲吐霧。而人無能窺破者矣。復從其言。竟得安然無事。自是感其人不。去口。

『奮筆書名』帝制發起之初。楊度等組織籌安會。欲得老成之士為之倡。袁克定曰。是莫若嚴復。且其力足以聳動海軍界。度慮其不從。克定曰。子何重視此老。餌以財貨。事無不濟。度乃往謁之。詢以近狀。復太息再三。自訴其窘。度知有隙可乘。笑曰。先生特自苦耳。項城今之人傑。欲行新莽故事。苦無擁戴之人。先生才非雕蟲。素以文學著名。苟能為楊子雲。富貴可立致也。復然其言。奮筆書名。自稱發起人。從此鼎鼎大名之哲學大家。遂為帝制罪魁。而列名於六君子之一也。

【突】馬良之軼事

『威逼辭職』良字相伯。江蘇之丹徒人。天資絕高。而作事無恒心。其任震旦校長也。法文幾何等課。往往自任教授。登壇演講。滔滔不竭。學生皆愉快異常。然所授課本講義。三四日必一易。有始無終。有理想而無實際。學生後皆厭惡之。及項城盛時。網羅有名文人為公府顧問。良亦與焉。自負宿學。求為教育總長。項城知其無能。而無辭以拒之。適大學校長因事他調。項城即任良承其乏。任事甫數日。學生因事羣向校長質問。良不能答。學生乃環繞逼其辭職。良曰。容予從容擬辭職書。學生不允。曰。此易事耳。即代草一辭呈請。其簽字蓋印。然後散去。良既辭職。項城笑曰。區區一校尚不能管理。遑論全國學務乎。或謂學生之紛擾。乃項城嫉之使然也。事或可信。

『受制僕役』良年七十。被選為議員。適值帝制議起。初未引良密預謀。良忽自告奮勇。面揚度孫毓筠。願加入籌安會。二人以告克定。克定喜曰。得此人以號召基督徒。吾事無不濟矣。蓋良固信奉天主教主者。雖則領銜教徒。上書勸進。然項城頗疑其有戒心。密遣一心腹僕為之役。實監視之。良之一舉一動。無不受其節制。故當時天主教中人。喧傳良已失却自由矣。

『語涉戲謔』良好戲謔。每與人談論時。詼諧百出。妙緒環生。能令聞者樂而忘倦。

帝制既敗。良回居滬上。有某君往謁之。見良丰采如昔。語次笑曰。此番北上。毫無所得。然有一事。差強人意。即余之聲價。較高於曩昔也。雖與孔子晤談。當亦不敢傲然自大。必閭閻如以過我。蓋項城以帝制故。曾授良以上大夫。而孔子適有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之語。故其辭云爾。

【六无】樊增祥之軼事

『夢中驚覺』增祥。字雲門。一字樊山。湖北恩施人。生而穎悟特異。幼時夢索巨筆數十支。為一大筏。浮於江。倏忽之間。波濤洶湧。驚心駭魄。隨其所之。增祥閉目不敢視。移時。忽聞遠處有音樂聲。乃啟目視之。則見所乘之筏。已浮在一島前。岸上仙女數輩。淡妝淺抹。姿態輕盈。持琵琶。簫管之屬。爭來迎迓。增祥登岸。隨之行。眾仙女導至一處。屋宇深邃。中坐一麗人。雲冠霞帔。非人世妝。見增祥。笑而語之曰。爾何為。又至此。可謂狡獪極矣。六十年後。再來未晚也。適檐前鴉鵲爭鳴。遽然而醒。

『好色避難』增祥少有文名。以散館庶吉士。選陝西某縣知縣。風流倜儻。自命不凡。一日。奉將軍某公命。開採某山。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及最後一樹。中有巨蛇一頭。目光如電。嗑氣成雲。眾莫敢近。增祥命取刀斧之屬。斫殺之。置諸火中。腥聞數十里。俄而有絕色女子。自山洞中奔出。役夫之少壯者。咸出洞追而

觀之。年老者無所動於心。操作如故。忽砰然一聲。山自崩仆。不出洞者皆壓死矣。增祥歎曰。追美女者。竟因之而避難。年老而不動心者。反遭壓死。此色之所以不可不好也。

『品題優伶』。增祥於清末。時官至江甯藩司。辛亥冬。江甯陷。逃之滬上。蔡黃陂游為湖北民政長。堅不赴。人咸稱其高尚。去之京師。袁項城授為參政院參政。終歲無所事事。日與易哭庵涉跡歌場。凡見女伶之稍有姿色者。則評頭品足。放浪形骸。女伶鮮靈芝。名與劉喜奎王克琴相埒。一日。演千金一笑。樊易二人。鼓掌稱善。劇終。鮮伶使侍者至二人側。邀至家中飲宴。在鮮伶之為此舉者。知二人為當代名士。得其一言之褒獎。勝於百朋之寵錫。二人果墜其計。增祥又為詩歌以榮幸之。至是鮮伶之妝閣。無日不有增祥之足跡。一般浮薄之子。以不得邀鮮伶之青眼。遂不屑造為污詞以誣讖之。實則增祥賦性倜儻。老眼看花。聊遣寂寞。豈真有他意於其間哉。

【七十】 易順鼎之軼事

『驚倒座客』。順鼎。字實甫。別號哭庵。湘之龍陽人。生而穎敏。有神童之目。父執多獎借之。稍長。從王湘綺遊。治駢四儷六之文。才思橫溢。名動湘漢。復師事張之洞。張欲顯其才。一日。特設宴署中。邀請諸名士赴飲。順鼎居末座。席間。張提議聯句。以助

酒興諸名士大半為張之幕客。無不仰其鼻息。聞張言。咸拍手贊成。先由張起。以賀新郎為題。限九佳韻。聯至二十餘律。眾皆不能續。獨順鼎一人賦成。共三十二韻。詞句新穎。意義纏綿。合座無不驚倒。題名賀新郎者。因順鼎時方新婚故也。

『見絕歌妓』順鼎恃其天資。驕奢放縱。辛亥而後。家於滬上。日惟觀劇徵歌。以為樂。見女伶王克琴。神魂為之顛倒。乃日伺其室。調脂抹粉。以為取悅彼美計。而人格之喪失。不顧焉。無如克琴閱人甚多。若洪憲皇帝袁項城前北洋總督楊士驥。均先後拜倒於石榴裙下。區區一退歸林下之道員。錫春清季。罷官。起原官。換雲南。臨安。開廣道。命與之。安在其心目中。故順鼎雖用盡心機。克琴則絕不假以詞色。已而貧不能自存。乃北走京師。樊增祥聞其媚克琴事。為作琴樓夢以譏之。順鼎不以為忤。且日從增祥後。稱為海內第一知己也。

『代理局長』順鼎在政界中。頗工逢迎之術。中年以往。鬱鬱不得志。日以詩詞自寫其牢騷。然誨淫之作。居十之八九。順鼎自以為玩世不恭。實則足以傷風敗俗。民國初年。至京師。奔走權要之門。乞薦之於袁項城。項城素聞其名。頗輕之。適帝制議起。順鼎歌功頌德無虛日。乃稍稍引用。時袁樹勳之子思永為印鑄局長。順鼎以父執居其下。為參事。漸升為幫辦。及思永奉密命赴滬。順鼎乃代理局長。志滿意得。狂喜欲絕。又作詩歌以自寫其幸運。其人之熱中可知。

【主】 章炳麟之軼事

『精通佛學』炳麟字太炎。餘杭人。為曲園老人入室弟子。於書無不窺。而家不其富。見人有秘書孤本。必百計求得之。借誦傳鈔。過目不忘。尤精佛學。以能識梵文。多所考據。非僅僅參理守戒者可比也。前在滬上。遇一高僧。研究佛典至三晝夜。了無倦容。又喜將眼前事。現身說法。僧無以難之。退而告人曰。余出世三十年。研參佛理甚深。今日幾為所窘。若章先生者。殆具有夙慧者歟。

『軟禁都門』炳麟為老同盟會巨子也。專借文字之力。鼓吹革命思想。入民國後。袁項城欲以祿位羈縻之。授為熱河都統。然從政非其所長。未幾罷官。至京師。項城慮其潛回滬上。鼓動民心。乃軟禁之。出入必使人隨其後。一日。已登車矣。仍使偵探追而回之。安其居處。厚其飲食。陽為尊奉。而陰實監禁之。帝制議興。炳麟乃佯狂以避禍。蓬首垢面。聞人宴會輒奔赴之。一夕。財政總長某君。設宴於某飯莊。時當隆冬。炳麟手執蒲扇。搖曳而入。見賓主尚未入席。獨據上座。姿意大嚼。即揚長去。有不識者咸相驚訝。某君曰。聞太炎近日發神經病甚劇。余初不信。今觀其狀。殆因抑鬱所致。明日將進告總統。回復其自由。否則恐有性命之憂。無何。項城因帝制失敗。遂病歿。炳麟乃安然出都矣。

『慟悼愛女』炳麟有二女。長名茲。次名廷。咸端莊賢淑。炳麟教以讀書。授以音義。嘗為二女定課程。日間誦書史。及晚則皆從母習針黹。有龔某味生者。嘗從炳麟遊。好學不倦。炳麟顧而歎曰。子英年勤奮。誠後世之秀。遂以姦嫁之。夫婦甚相得。姦學問既高。蓄目時艱。時抱杞憂。蓋女界中具有世界眼光者。前年秋夜。忽閉門自縊而死。炳麟哭之。慟作哀女文一篇。中有句云。汝一旦奄逝。含笑如生。殆莊生所謂死為南面王樂耶。文極哀痛。其夫人及次女亦為之慟悼不止。

【主三】康有為之軼事

『惡夢不祥』有為字長素。南海人。清光緒間。以進士授工部主事。受知於翁同和。翁以甲午主戰。失敗。圖強甚急。遂特游之。謂其才勝於已十倍。必可勝任樞要。蒙語見密語二小時。始退出。自是有為驕蹇若元老。一夕。忽夢入大成殿。見子路怒形於面。戟指而數之曰。何物狂奴。敢自名長素。唐突聖人。語次。將拔劍斬之。有為伏地哀求。忽孔子自殿後出。止之曰。由母然。彼特驢蒙虎皮。終須敗露耳。不出數日。彼將自尋死路。毋俟污我劍也。子路聞孔子言。收劍入囊中。以足踢之。跌出殿外。驟然驚悟。越數日而變禍遂作。蓋其時袁項城為魯撫。曾為上變法議。有為信其可恃。以為助。乃聳其殺榮祿。而以兵圍頤和園。孰知項城佯諾之。而陰告於祿。祿告於太后。於是

變法之議遂寢。夢中所謂驢蒙虎皮者。殆指有為依項城而言也。

『乩仙隱語』復辟之前。有為寓滬上沈某家。設壇扶乩。日以復辟事為問。而乩仙隱約其詞。殊難索解。一日。有為復問此事果能實行與否。乩大書四字云。時不再來。時適張勳擁兵在京。有為遂以為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坐失也。於是蒲扇遮面。混入京師。不數日而清廷之上諭發現矣。及復辟事敗。有為乃語人曰。乩仙豈欺我哉。吾自誤會耳。所謂時不再來者。言清室之盛時已過。不可再來也。惜吾當時未悟及此。冒昧從事。徒為天下所笑耳。

『寺僧閉門』有為潛至京師。初居法源寺中。主僧謂之曰。戊戌政變。先生曾請德宗皇帝廢天下寺觀為學校。今日復辟如成。亦將繼續此志歟。有為曰。中國以儒教立國。他教自在必去之列。居其廬人其人。此志仍未衰也。主僧大懼。海味山珍。百計供給。以結有為之歡心。未幾。復辟事敗。有為於夜半往叩法源寺門。求剃度。冀免罪戮。主僧閉門不納。使其徒謂之曰。我佛慈悲。凡立願皈依者。本當一視同仁。許其懺悔。惟先生為孔門高弟。敝寺不敢鹵莽。累先聖有叛教之弟子。先生休矣。有為大慚。乃抱頭鼠竄而去。

【寺】 唐文治之軼事

『購宅錫山』文治字蔚芝。江蘇太倉人。以名進士起家。晚清時官至商部侍郎。入民國後。專任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以教育為己職。不復作出山之想。其封翁嘗愛錫山惠泉之勝。曰蓉湖一隅。隱然含秀。名望雖不逮明聖遠甚。而吾意獨覺幽棲之適。有過孤山葛嶺間也。魚蝦蔬菜日用之需。亦較西湖為便。小人近市。此之謂夫。文治知封翁意之所在。遂以求脩餘蓄。購宅錫山附近。略具水木。自饒幽勝。奉之而入居焉。每當春秋佳日。封翁輒邀二三故舊。暢飲其中。其樂陶然。雖南面王無以易之。於以歎文治之孝為不可及也。

『退居滄瀆』文治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夫婦間甚相愛悅。無姬妾。有丈夫子三。自京罷官歸。賃居滄瀆。出則各乘人力車。雖貧賤夫婦無以異。長工業專門學校後。每日六七時即起。危坐校長室中。學生有問輒答。及晚退居私室。室即在校中。文治率其夫人及公子輩居焉。掌教之暇。聞書聲與琴歌聲不絕於耳。深得家庭之樂。閒或與夫人散步草地上。環行一周。驟踏之。岸然道貌。似不易接近者。實則溫溫如春煦。篤於倫常。伉儷骨肉之間。潛移默化。無不感文治之恩誼浹密也。

【吉】 沈曾植之軼事

『瀨壺泡茶』曾植字子培。浙江嘉興人。清光緒間進士。授主事。考京察一等。外簡。

江西知府長官以其有重譽。咸刮目相看。後官至安徽藩司。護巡撫篆。在京師日。家有一僕。愚而且慧。某晚曾植吩咐其僕云。明日早起。為我倒淨溺壺。泡壺好茶。往前門外去。其實三事。詎料其僕誤為一事。翌晨起身。果將溺壺倒淨。提壺手中。不問情由。匆匆向前門外去。見一小茶館。即泡茶於溺壺中。人無不嗤之以鼻。及歸。曾植問之曰。我昨夜吩咐爾之事。何以一件不幹。其僕答云。家人繞從前門外回。茶已泡在溺壺中矣。主人不信。可嘗試之。曾植怒曰。我令爾將溺壺倒淨。豈令爾泡茶在壺中。至往前門外。應問何事。何以不問而去。其僕辯云。主人囑我倒淨溺壺。泡壺好茶。往前門外去。僕以為城內無好茶。溺壺不淨。不能泡在其中。故皆遵主人吩咐而為之。何反以此責我。言畢。猶連呼冤枉不止。曾植亦無如之何。乃罷。

『乩壇作弊』滄上有乩壇。清之遺老皆信奉之。復辟之前。張勳時遣使者問休咎。言必有中。康有為抵滄。勳亟有為請以復辟事往叩之。有為雖往。不甚信。曰。我明日當密作一稟牘。親焚之壇前。神判語能符合者。我方信也。時曾植主壇。應之曰。諾。翌日。有為復往。出懷中稟牘焚之。少頃。燭光暗淡。乩忽大書。有為視之。則中無誠意。原稟擲還八字也。同時梁間有一物。飄墜地上。有為拾而閱之。字迹宛然。即已所作之原稟。不覺大驚。甫伏謝過。因叩以復辟事。乩判落梅時節。又逢君七字。有為古詩。有江城五月落梅花句。時值五月初旬。乃力勸勳以調人進京。而後辟之機。遂暴發。

於五月十三日也。後有漏洩其事者。謂當時曾植實賄有為之左右。將其稟牘偷出。仿有為之筆迹。另抄副本。仍納有為所藏之篋中。次日所焚者。即副本而非有為之真筆。故有為受其欺而不覺也。

【圭】鄭孝胥之軼事

『傾倒文士』孝胥字蘇戡。閩人。工書善畫。有名於時。築海藏樓於海上。所著有海藏樓詩八卷。咸清音渺漭。學力兼到之作。某歲滬上南社諸文士大起衝突。即為某君崇拜孝胥。與吳江某某相忤。以至大鬧。孝胥聞而歎曰。後輩英雄。何好名之甚。吾不能以己之故累彼等之爭執也。遂出而調定之。近年以來。所作書。瘦硬特甚。欹斜幾弗成字。而世人竇之。爭得其片楮寸簡以為榮。其為人欽佩如此。

『賞識女優』孝胥在清季。由舉人出身。官至湖南布政使。入民國後。弗出問世。蓋其晚節之高尚。足以盡滿前譽矣。以視他人之退而不隱者。不可以同日而語。相傳孝胥於清之某年。識女伶金月梅於津門。欲納為妾。貯諸金屋。事未果行。而月梅又應烟臺某戲園之聘。孝胥乃隨之往。衣服首飾。所以事月梅者無弗至。奈月梅天生賤骨。面首中頗多武優。聞孝胥事。咸懷醋意。將欲得而甘心焉。一夕。孝胥赴夜宴歸。適有酒樓出。幾為人所中。自是遂逃歸滬上。此事在當初容或有之。然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食亦無傷其為明也。

【李六】陳衍之軼事

『劔臂療病』衍字石遺。侯官人。所為詩與孝胥齊名。一時後進之士多有執經門下者。可想見其壇坫之盛也。衍幼時。即有孝子之目。鄉里戚鄰交口譽之。其母嘗患危疾。劔臂療之。見者咸以為難能。早歲客張南皮幕中。南皮極契重之。嘗與夜飲。談笑頗歡。忽問海內文人有幾輩。衍舉孫仲容。章太炎對。蓋南皮雅重衍。故以詢之。既而奔走四方。不恆家居。其夫人則料量家政。頭頭是道。有條不紊。燈下課公子讀。課女公子針黹。師事家政。以一身兼之。其勞瘁可知矣。

『墜水遇救』衍在滬上時。嘗赴友人家夜飲。是夕在座者。均為一時名士。賦詩飲酒。樂而忘倦。及至席散。衍已酩酊大醉。主人將雇車送之返。堅不欲。曰。今夜月明如晝。吾將踏月而歸。毋須街車也。語畢。匆匆行。涼風習習。皓月當空。興之所至。意欲至黃浦江頭。暢望夜景。一路思想。足亦隨之而行。及至外灘。見月映江中。水波蕩漾。不覺心曠神怡。徘徊數四。一失足。墜入水中。幸有一渡船繫岸邊。舟中父子二人。正在舉盃暢飲。忽聞撲通一聲。知必有人墜下。並停杯撈之。得一人。衣中盡濕。醉態可掬。聞舟中酒味芳馨。遂謂舟子曰。吾來與爾對酌。一較酒量何如。舟子曰。先生身上衣

服濕透。恐受寒氣。請歸家易去濕衣。再來較量。衍諾之。舟子為之僱人力車一輛。抵家後。家人問悉情形。亟為之易衣。衍堅欲馳往舟中。曰。吾不可失信於舟子也。家人見其醉眼模糊。知酒猶未醒。乃送諸臥室中。翌日。使覺頭暈體寒。病匝月而愈。出門即往訪舟子。則已不知所所在矣。

【七】 林紓之軼事

『舊機貯米』 紓字琴南。別號畏廬。閩縣人。幼時。嘗讀書於薛則柯門下。薛家甚貧。而性極淡泊。數日不舉火。晏如也。紓竊憐之。拾一舊機。滿貯以米。負至薛處。餽之。薛驚問何為。紓曰。度先生未炊。故以家中米獻。非竊諸他氏也。薛曰。吾無需此。汝速攜歸。且須詳告汝母。免受斥責。紓遂負米歸。其母陳太夫人殊不怒。但曰。機穰物也。奈何用之以貯米。遂另以巨囊。盛米致薛。時紓家中亦奇貧。其父經商臺灣。所入甚微。紓及弟請於塾中。其母與姊。則事針黹。一家數口。咸恃十指以自給。雖粗食淡蔬。而尊師之禮。未嘗因此而稍替。是固由紓至性之過人。而其母之賢。尤不可及也。

『暮夜却金』 近年以來。紓譯之稗官說部。幾於家置一編。故紓即於此中尋生活。青燈獨坐。白髮盈簪。翻譯歐美小說不少。輟所得潤資。以字核計。不肯妄取一錢。其性情之耿介使然也。紓在壯年時。嘗應某君之聘。赴荔城分校試卷。一夕。有某生狹

數百金來叩見。將夤緣得售。紆怒斥之曰。非義之財。吾所不取。豈可為汝功名故而易余心志歟。其操守之廉潔。於此可見一斑。乃世人有以好博毀紆者。謂紆所得譯書之費。皆以供樗蒲。不足。則以賤價收他人之稿。充自己所譯者。而售諸各書肆。其言真所謂無理取鬧。不值識者一笑也。

【夫】李瑞清之軼事

『兩續妻妹』瑞清。字梅盦。祖籍贛。後因父官湘中。冒籍中湖南鄉試。成進士。清季官至江寧提學使。方權藩篆。而革命事起。遂改服道裝。逃之滬上。因自號清道人。驚書以為活。妻某氏。伉儷甚相得。中年而亡。兩續驚膠。皆為妻妹。性情賢淑。不亞於姊。後亦相繼而死。其友人某君。嘗謂瑞清曰。君何命硬若是。連尅三妻。而莫能挽回乎。瑞清歎曰。不特此也。余於少時。遇一術士。端視余面。而告余曰。觀君相貌。不凡。官可升至二品。惜有尅妻之命。應尅妻室九人。余當時殊未深信。今以已往之事驗之。則官至二品。已信而有證。尅妻九人。今已亡其三。未來者不知更將若何。余因免害人女。故願鰥居終身。不復續娶也。某君笑曰。如是。則君真功德無量。

『一圓食會』瑞清體肥偉。善啖。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食雞子與饅頭。可逾一百。在江甯時。有某君與之齊名。一日。謂瑞清曰。聞君量可兼人。

今當蟹熟之候。明日與君同上酒樓。持整對酌。一決勝負何如。瑞清諾之。及明日。某君偕瑞清往某酒樓。歷一時許。瑞清食蟹七十隻。不留一足。而某君則尚未滿五十也。旁觀者無不為之咋舌。逃滬之後。道老居滬者。訂一聚餐之會。每月聚合酒肆二次。或三次。每次。人各納銀幣一圓為食資。因名為一圓會。瑞清至。必在衆人之後。同食者皆未下箸。瑞清則狼吞虎咽。須臾而盡。其腹便便然。猶未果也。比歸。復索飯不止。人是以無不笑其食量之洪大云。

【七九】 吳昌碩之軼事

『屬員受欺』 昌碩。名俊卿。以字行。安吉人。初以諸生納捐知縣。試令江蘇。嗣權安東篆。蒞官兩月。因多盜匪。不耐煩劇。即乞休去。鬻書於上海。善摹石鼓文。尤長於畫。所繪花木。隨意塗抹。畫梅作藤本。畫菊至不可辨識。而世人寶之。歲獲資至五千餘金。甚或有先交潤資。候至一二載。而不得其畫者。其名望之大。可想見焉。清季。有某中丞。為其太夫人祝壽。屬員某君。知中丞好書畫。乃丐昌碩畫大中堂一軸。因為時距壽辰僅一月。故潤筆之費。願照其潤格而倍之。畫件與筆資。均交與昌碩之親信人某甲。某甲知昌碩疎放已慣。如欲限以一月之期。萬不肯允。而又不忍棄此多金。於是倩昌碩之門人某乙代之。分筆資之三與某乙。而自得其七。某君進之中丞。大為

稱賞。但某甲未敢將此事告知昌碩。後某君與昌碩晤於某紳家。席間談及前次之畫。並謝未曾愆期之盛意。昌碩茫然不知。含糊應之而已。

『和尚蒙垢』昌碩壯年。聽鼓吳門。寓於葑門內某姓家。其地有一寺。暮鼓晨鐘。香火頗盛。願其主持僧以下。皆年少多情之禿頭陀。六根未淨。四大皆空。某姓之宅。即在寺之左近。小閣臨波。疏窗延月。時於此中得少佳趣。昌碩下榻其間。支板作几。架書其上。一夕晚餐後。初聞隔牆婦女嬉笑聲。不之意。繼聞閣板簸簸作響。注目視之。則板自啟一圓竇。俄而擲進兩物。俯拾之。則女衣一領。南腿一肘也。不解所以。久之亦無他異。乃塞竇就寢。明日以告其友。友固好事者。毅然曰。此或水鬼為祟耳。今宵我來君處。必能為君逐之。及夜。友果至。與昌碩點燭以覘其異。漏方半。閣板又啟。二人蹙伏地上。見竇外月色朦朧。似有人影。頃之影漸近。頂上圓光直射竇際。二人辨其為和尚。急取房中溺桶澆之。和尚瑟縮淋漓。掉頭竟去。二人拍手笑曰。佛頭著糞矣。又明日。二人入寺。見一僧房。魚鑰雙扇。從門隙窺之。經卷木魚外。地上滿堆粗紙。一股木樨香味。從門間噴出。昌碩不能耐。急出寺。因謂其友曰。昨夜醍醐灌頂者。殆即此僧也。相與一笑而散。

【十】何維樸之軼事

『晉謁上司』維樸。字詩孫。道州人。結基孫也。由副貢官內閣中書。預修官書。屢議
叙擢知府。指分江蘇。以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詆。同僚仰承風旨。置之不齒。每銜參時。
無與立談者。抑鬱殊甚。會聞張人駿督江。張固維樸之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
至之日。身先抵城外。請謁。辭不見。愠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
獨維樸不得見。而手版未下。又不敢即歸。天氣甚暑。衣冠鵲立。汗流浹背。中心忿恨。
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此一呼也。恍若羈囚遇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
則見張科頭衣衣。立於檐下而迎之。維樸稟請庭參。張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頭。回
顧侍者。令代解衣冠。且曰。同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比至院中。把酒話舊。此身飄飄然
若登仙境。維樸乘間請曰。滄瀆大埠。人烟稠密。願在其地得一差。可兼售書畫。以自
給也。張遂以滄瀆浦局差畀之。同僚聞信。驚駭特甚。待維樸上轅謝委時。咸逢迎
歡笑。執手問總督意旨。前後判若兩人。而維樸之為維樸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
之可為一歎。

『鑒別古畫』維樸居滬久。而不染塵囂之習。工山水。清遠高穩。不同流俗。平居極
講衛生之學。每日早起。徘徊空曠之地。吸受新鮮空氣。故年將八旬。依然精神矍鑠。
客有造其寓廬者。雖縱談一日夜。毫無倦容。某歲。哈同花園開耆老會。維樸與焉。與
眾人商榷書畫。鑒別特精。時有某珍藏家。出橫幅一幀。長八尺有奇。為明初某名人

手筆。珍藏者之子孫。因家已中落。不能寶其所有。欲得善價而售之。衆人或疑為膺鼎。維樸獨持異議。謂是畫疏而有致的像真品。無上之寶也。問其價。索千金。曰是不貴。卒由某骨董商以八百金得之。後為美商某君所見。出五千金購之而歸。

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版

※當代名人軼事大觀(全一冊)

價洋六角正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輯者 吳 研 人

印刷者 上海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上海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博雲藏本